



洪翼靖奏藁

二

典禮類  
藉田  
行幸  
朝儀  
供獻  
贊頌  
講說  
附祈請  
附診筮

共六

カ 1  
3481  
2



力  
3681  
2

門 編  
5103  
18-2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目錄

典禮類 三

藉田

行幸

朝儀

供獻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

典禮類 三

藉田第七

御製引

我朝有東西二藉田東在國東門十里村曰典農有  
 廡曰苾芬閣貯各穀以供 太廟以下別祭粢盛及  
 太廟六穀薦新西在開城府東二十里亦名典農有  
 廡曰馨香閣貯各穀以供 太廟以下元享粢盛及  
 太廟六穀薦新 先朝以 親耕田一百畝倣井田  
 法爲公田就公田外可耕十一日者給公田耕作之

民減其稅公田種九穀因命 親耕觀刈太常每歲  
稟啓穀既熟太常又啓聞而二藉受弊者甚多公乃  
執奏而釐革至今永賴云爾

自壬午至丙戌凡七條

壬午夏戶判金相福奏曰東藉田水破處奉常寺雖  
索代土戶曹爲恤經費頃日已承 聖教而至於  
親耕百畝事面爲重而不無浸破之慮此則宜有修  
築之舉矣公領相奏曰太常藉田亦在 親耕近處  
聞其形止略入物力足可完役云此時用民有不可  
議自賑廳依本宮水道疏鑿物力劃給例量其所入

卽爲劃給而本廳提調兼管本寺使之從便修築好  
矣惠堂韓翼暮曰臣以藉田修築事前已仰達而今  
使賑廳雖劃給物力所入器具不可不借用於濬川  
司空石抹木亦依濬川時例分定取用然後庶可完  
役矣公曰此是國役凡係借用者不必稟定至於取  
買者外可以分定者亦當報備局請得矣 上可之  
癸未秋公領相奏曰東藉田先賭地買賣之弊年前  
特教嚴禁故更無犯禁之事而至於西藉則從前規  
式定數收稅外除給作者其餘則分給本寺員役使  
之資生應役當初法意蓋亦深遠而近年以來法綱

解弛幾盡爲先賭地買賣之境藉田事體何等嚴重而渠輩安敢視作已物私相買賣乎此亦依東藉例一并釐正必使典僕耕作所出則亦依此規除作者所次知一半之數一半之中量宜官納其餘屬之員役差等分受時仕員役如或有頃則使新入者代受如是申明令甲之後或有違越則該色郎廳從重勘處犯者刑配懲勵事一體定式似好矣 上曰所奏誠是依爲之

冬公

太常都提時

奏曰太常西藉田在松都而結卜多誤事體寒心別遣郎廳率筭員下去尺量釐正而亦令

本府同爲舉行似好矣 上可之後數月公奏曰太常西藉田發遣郎廳尺量以來許多雜亂之弊今方釐正若干耕作之民除役募入又以本土人中解事奉公者擇差都監官使之勾管舉行頭緒漸就事面稍正而但本藉久爲奸細輩憑藉冒占今番歸正之後從前冒占而視若已物者舉皆知罪自退此後勸耕之道本寺不可不加意而農牛尤當備置此時責出戶曹其勢末由且各衙門牛隻皆是公家畜物藉田之分定取來事理當然司僕及守摠兩營屯牛二十隻分排卜定使之今月內移送以爲使役之地待

其孳產依本數次次還報似好矣 上曰可

甲申春公太常都提時奏曰太常東藉田今才打量農牛

不可不給司僕及守摠兩處牛比西藉田減半分定

以送似好矣 上曰可

秋公太常都提時奏曰太常藉田與位田俱係祭享所用

事體至重而尺量已久作者居間幻弄或作為已物

私相買賣或冒稱陳地立案橫執至於量案之付籤

代頃公田之割半私與種種作弊不一而足間或尺

量還屬而時執者百計圖囑隨即頃下莫重柔盛位

田大半為私家之冒占今番改量時一併現露還為

載錄干犯諸人固當摘發嚴治而事在既往雖難追

罪若不嚴立科條痛加禁斷則呈訴圖頃之弊將不

勝其紛然此後如有復踵前習橫占公田者則一依

盜賣律從重嚴勘當該官員亦草記論罪事申飭而

亦以此揭板于本寺及本藉以為永久遵行之地似

好矣 上曰莫重祭田焉敢若此依所陳嚴飭

乙酉秋公太常都提時奏曰西藉庫不可不趁今重修所

入物力既皆拮据米則二十石庶可繼用長湍豐德

儲置米各十石劃給令本官定色吏輸納儲置若不

足則以常賑穀折定使之作米以納為宜矣 上曰

依爲之郎廳擇送可也

丙戌春公

太常都提時

奏曰奉常寺西藉柔盛庫昨秋已

爲修建東藉庫今春亦方營建所當令該曹依例舉行而此時經費不可不恤不得已自本寺從便經紀而役糧依昨年劃給數自賑廳劃送二十石似好矣上曰可

行幸第八

御製引

上陵之禮始於明帝而詩云敷天之下哀時之對者是也我朝家法以春秋謁陵爲盛典春官掌儀節

度支掌整理司馬掌輿衛而如豐德驪州之幸御膳支供責之外邑治道造橋責之沿民及至先朝有大同會減之命民邑稍能紓力而隨駕衙門壺果之費固自如矣甲申秋幸公請復百官之自持飯具予於丁未永除壺果壬子仰體光廟朝宿炊載行之盛德而申禁之自己酉遷園之後每歲園幸從官之盤纏軍兵之糧料軍馬之芻豆並自官給至乙卯奉慈宮拜園也依度支整理之例設整理所差出堂郎管園幸諸務而又於華城別峙財力號曰外整理所以給盤纏糧料芻豆之需而不欲

一毫有損於經費貽弊於民邑也其詳在整理儀軌如使公至今在者必犁然相會也

自戊辰至甲申凡九條

戊辰秋公

畿伯時

奏曰

明陵御路與

昌陵同丁亥

大水浦落不得不修治新道矣今則舊路泥生如舊新道反漸浦落且新舊路遠近顯異雖不敢自下請改而地形則如此矣 上曰其路曾行多矣依丁亥以前修治可也

辛未秋公

禮參時

奏曰今番舉動時

東宮祇迎祇送

處所當以何處為之乎 上曰闕門外為之可也公

曰祇送則當於闕門外為之祇迎則城門外為之似

宜矣自前

陵幸時

先陵在於一山之內則展謁

之禮因其地勢之便順不拘

世代先後故丙午年

明陵展拜後仍詣

翼陵次詣順懷墓次詣

敬陵

次詣

昌陵後還宮矣今番則依

聖教

明陵行

祭後次詣

翼陵次詣

敬陵次詣順懷墓次詣

昌陵後還宮事磨鍊為宜矣

上曰可

壬申春藥房提調洪象漢奏曰今番 陵幸時御營

廳隨駕而御將今方入直闕中此為掣肘矣 上曰

中軍代行未知如何公

御將時

奏曰都監有前例云矣



上曰御將今方直宿而有援例者令中軍隨駕公曰京騎士節目 陵幸時則勿論出入番盡爲隨駕事定式在鄉騎士隨駕時訓局馬兵替代入直京騎士似當與馬兵替代盡爲隨駕而前兵判頃日以一依禁營例舉行事稟定禁營昨年隨駕時入直騎士不爲隨駕則本營入直騎士亦當依此定奪不爲出用矣但騎士一二三左右合六番而每一將兼領左右番勿論某番每一番每一將領率入直其一番則無將故若有出用之事則付之他番將事亦入於當初節目中昨年禁營則入直外抄作九十分爲三番出

一假將分領往來此固爲變通之善者矣然一將既已入番則不必加出假將臣營則入直外除病故老殘從實數隨駕入直將所領騎士之入直外出番者既無其將付之他將使之兼管事定式舉行矣頃有依禁營例舉行之舉條而本營舉行者稍異故如是仰達大略則當啓下於白單子不必別出舉條以臣所達詳載日記俾作後考似好矣 上曰可

癸酉春 上曰謁聖在近有下教者矣集春門舉動往返時亦有馬軍乎訓將金聖應對曰然矣 上曰禁軍亦有之乎兵判金尙星對曰然矣 上曰馬軍

禁軍則似不緊矣公御將時奏曰仁政殿殿座時尚有禁軍環衛之事謁聖舉動雖以玉轎往返而馬軍排立何可廢乎

甲戌秋公御將時奏曰在前 陵幸敦化門出宮時畱

都營左巡廳前結陣出宮後進陣敦化門外還宮後退陣於信地今番出宮由敦化門還宮由弘化門畱陣依前為之還宮時進陣板廩屏門似宜矣 上曰

可

乙亥秋公摠使時奏曰在前經宿 陵幸時十里外斥

堠伏兵例以守禦廳摠戎廳舉行當日回鑾時則元無磨鍊之事而丙申以後雖非經宿道里頗遠將犯夜則自本營啓稟舉行矣今番則何以為之乎 上曰依例為之

丁丑夏公摠使時奏曰自前 因山時山陵扈衛東道

則守禦廳舉行南道則摠戎廳中營將水原左營將南陽所屬軍中調發舉行西道則右營將長湍所屬軍舉行矣今番 山陵兩次扈衛皆以右營軍調用事啓下而兩月之內長湍軍之連發未免偏苦七月則以左營中營軍中調用實為分力之道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右相申晚奏曰長湍軍似難連為調用

七月則以中左營營軍中調用為宜重臣所達是矣  
上曰長湍水原軍遞用可也公曰長湍軍則六月調  
用事先已知委矣 上曰七月 因山時以水原軍  
用之可也公曰今番則以連月疊用之故不得不變  
通而曾前定式則不可因此違越矣 上曰可

辛巳秋 上謂戶判尹東度曰排設房幕次所入幾

何東度對曰大幕次三千兩小幕次一千兩矣公

時奏曰臣曾與故重臣朴文秀語此矣一年不得再

下之法終是有弊所謂張三受之李四應之者也雖

在一人先已用之後亦為難矣 上曰今番經宿特

為上下公曰今見 傳教則隨駕只以五哨舉行甚

少自前 陵幸都監軍九哨斷不可已矣 上曰然

則馬兵以二哨隨駕都監軍以七哨舉行可也兵判

李昌諛曰取考前例則扈衛軍官若值 動駕之時

本廳無大將則見屬於別將聽令於畱都大將至於

排立處所則從前以敦化門內及武德門外兩處分

半扈衛今番何以為之乎公曰自昌德宮 動駕時

曾前則扈衛軍官分敦化門左右排列矣近間則自

備邊司外至曜金門外排陣事定式矣今此時 御

所則敦化門內既有馬軍營扈衛軍官則略倣昌德

宮依前排列於武德門外恐好矣 上曰可

甲申秋公領相奏曰目今畿農已為判歉况此 陵

幸時凡事從簡至有水刺間勿設之 命則在下者

尤當節約隨駕百官并使之自持飯以為除弊之地

好矣 上曰可

朝儀第九

御製引

我朝冬至正朝誕辰坐正殿受羣臣朝誕辰行慶壽  
禮如正至儀謂之三大朝會立春人日當直宰相押  
班謂之小朝會赦宥而有讀教書之儀封冊而有遣

冊使之儀五日一視政謂之衙日命相謂之宣麻此  
國初之美制也每月初五日十一日二十五日百官  
朝參每日宗親府議政府忠勳府中樞府儀賓府敦  
寧府六曹漢城府堂上官司憲府司諫院每一員經  
筵堂上堂下官各二員輪次常參有啓事陞殿議政  
府六曹當直堂下官及監察亦常參此經國之大典  
也 英廟朝始令百官輪對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  
品以上各以衙門次第每月輪對 肅廟朝增備局  
月三次對為六對此我 列聖朝勤政之盛德也自  
古名碩所以致意於儀度格例之間者蓋亦嚴堂陞

也尊紀綱也故諸臣背坐闕庭至有杖贖之制公在相府董率具僚惟以堂陛紀綱爲重濟濟踰踰百揆師師人到今稱之予於斯溪有所契戊戌命殿內外鹵簿大仗及侍衛軍兵陳列諸事兵曹判書爲鹵簿使照禮儀使啓下之例騎郎二人分掌檢飭鹵簿用半仗用小駕用法駕一遵古禮隨其時依禮文陳列正殿朝賀時用甲士把門仍命印布朝會班次之圖己亥命藥院展軒懸設鼓樂之所皆各復舊又命弘文館文武官呵導之制博考以聞庚子命依先朝戊申受教常叅定以每月朔望蓋備邊司出而政府

六曹無循名責實之效次對重而常叅輕也啓事官上殿繖扇侍衛先退以從五禮儀辛丑命常叅日兼行次對則籌堂並叅西行甲寅命大享時獻官以下皆着官給祭服而冠用漆紗金縷之制卽大明集禮五禮儀之所不載仍用朝服之金冠而靴亦有黑白禁中皆着白靴及到閣門換以黑靴予旣命禁之因於淺淡服時許着黑靴以省彌文蓋亦仰述我先朝陽傘用無紋日傘用方紬輦輿金飾改以錫糝之意也周公之明堂位卽所謂朝儀也朝儀之有關於邦禮有如是夫

自癸酉至乙酉凡八條

癸酉冬公禮判奏曰 東宮行禮時儀注贊儀兼行事多苟艱雖以今番陳賀時言之無執禮之官以致樂作之失事體尤為未安取考五禮儀則 東宮朝儀有掌儀之官且既有相禮則不可獨無掌儀顧今代理後 東宮月再常參朝儀比前頻數禮文所載之官不可不差出而當此省冗之時加額則有弊通禮院西壁引儀六員中一員作掌儀極為便當大臣之議亦如此矣 上曰依此為之而贊儀乃五禮儀所謂典儀亦一體舉行公曰然則贊儀當以典儀改

啓下矣 上曰可

壬午春公領相奏曰近來 動駕時班行之錯雜愈

往愈甚此莫非臣等不能董飭之致而以事體道理言之 大駕未入闕門前百官不宜罷去未解嚴前卿宰不敢乘轎輶臣等今方遵古例成儀節申飭而押班監察擇人然後可以檢察此後令該曹各別極擇似好矣 上曰另加嚴飭

夏公領相奏曰常參體重而堂下班有着白靴者此雖細節大損朝儀而臺諫不論承旨不飭臣不得不仰陳當該官員現告拿處為宜矣 小朝可之

秋公

領相時

奏曰大小朝儀日漸頽墮固已寒心而承

史之常時筵中出入之時元無鞠躬趨蹌之事前後  
申飭不啻屢次而其所慢忽猶復如前各別申飭以  
嚴堂陛其或如前則自當重責出舉條使之警惕好  
矣 上曰孔聖亦云趨進翼如也申飭可也

癸未夏公

左相時

奏曰從前朝講領事入侍則知 經

筵同 經筵中一人入侍矣近間則二員入侍殊非  
格例此後則依前舉行好矣 上曰可

甲申春公

領相時

奏曰閣外班列事體嚴重而今日引

見 命下之後臣等齊待於閣外而備局諸宰一齊

起去殆不成樣臣屢次申飭而了無變動及其最晚  
或強出或終不出此臣不能董率之致而揆以朝體  
誠可寒心其中終不出者并罷職當初起去者亦并  
從重推考宜矣 上曰可

乙酉春公

領相時

奏曰近日凡殿座時書筵或開或停

春坊官員謂有 下教而然云臣之愚意則竊想  
下教本意以法殿殿座事體尤重自當停筵其餘臨  
殿臨門時則不當頓稟而一番稟定後可以指一舉  
行矣 上曰予意如此依所奏舉行可也

秋公

領相時

奏曰臣於筵席班次事有稟定者備局班

經筵班事體尊重武蔭及文臣未通清者姑勿論雖  
曾經玉堂承旨銓曹備堂之人若除外任則以外任  
待之然後內外體統自可不紊而近來則守令入侍  
時或以前銜歸重以此之故塔限不嚴未免有坐次  
失序之弊此後入侍班次道臣及闈帥外守令則府  
尹以下皆爲別坐毋得與備局班 經筵班相錯事  
定式爲宜矣 上曰所奏是矣依此定式晝講時武  
臣何以爲之公曰晝講時武臣便是 經筵班自當  
別論與玉堂同行事體當然因此論之則晝講時二  
品武臣或坐於西班二品班者大失法意今後晝講

武臣則勿論堂嘉善并依前南行坐好矣 上曰都  
承旨副提學雖或從二品亦坐南行晝講武臣何以  
異乎依所奏一體定式公曰凡於入侍勿論文蔭武  
勢當以品數爲次而文之未通清武之未闈帥蔭之  
未經佐貳者只計資級反居諸宰之右者殊有乖於  
嚴朝體之意此亦當一番定式矣 上曰文以侍從  
武以闈帥定限可也公曰蔭官則以曾經佐貳爲定  
乎 上曰然公曰晝講次對兼行時知 經筵及特  
進官與備堂合班之故間或因其資而坐甚違事體  
終涉苟簡此後雖兼行之時 經筵及特進官姑先



其班次講罷後各歸其次宜矣 上曰雖臺臣非朝講班則經筵班當爲先次對一從班次可也公曰晝講時武臣雖值臺臣及他三品官同入之時其次則不離於玉堂之次朝晝講或有品高諸宰同入之事講未罷之前一從次對例好矣 上曰可公曰朝晝講時常叅次對兼行則領 經筵之坐次亦依知經筵之例乎 上曰領經筵以大臣坐次爲之

供獻第十

御製引

諸道供獻有三曰方物曰物膳曰朔膳而湖南供獻

諸種比他道其數爲倍大同會減之價每於各種不及者過半或給添價於營邸使之進排如京司之作貢焉或給會減之價於浦民仍除身役如烟戶之分徵焉邑各異規行之且久及 先朝庚午漁鹽船稅之并屬於均廳也各邑無以措手或謂之除役而遍徵於坊戶或謂之添補而略收於田結公於是時以此筵奏特劃各邑結錢三千兩及山郡所在軍作米檢營米耗一千石付之本道以爲添補之需環湖南幾萬生靈得以回眺而爲笑按堵而奠業而且於劃米之際必舉山郡者以其山峙而沿枵也於斯可以

見公裙屐精神之無所不周矣其時道臣以浦民之願在防納每人收一百五十文名之曰進上軍有非朝廷爲民除瘼之良法也予於丙辰因羅州御營上番軍以青大竹保代送之事命廟堂查問諸道并行革罷雖物膳所重如 慈宮誕辰進上檣柚柿瓜代以梨柿仍及於供獻諸種所謂鷹師契之放獵活雉卽其大者也獵軍爲五十牌一牌多至十餘少亦不下七八自廚院人給一帖男婦老少騎者負者橫行閭里掠奪酒食所過鷄犬爲之蕭然甚至殺越之變出於畿坻之間而人莫敢誰何孟子所謂率獸而食

人者何以異諸辛丑禁廚院之帖只許京畿之帖二十關東湖西海西之帖各十而其弊也猶夫昔矣問于大臣特并代捧以除雉獵諸道臘供之猪獐及鹿如獵雉燕晏無事之時動軍民鳴金伐鼓打圍噪呼村里騷繹害及山澤并許代捧嶺南關北則依 先朝乾秀魚價矯弊故事以元會減磨鍊俾勿令民邑添價湖西監司到界進上生獐及牛脯又命代捧誠以獐則旣難活捉而牛則自有禁令也以至改油席之聯幅正扇制之違式蕩湖剝之供柿減華府之封蟹爲養竹產則貢筍停捧爲軫紙政則種楮申令而

沿海之海衣也魚卵也廣魚也罷糊付涎塗之謬而  
不拘其體樣之小大以及於耽羅減灰鰓之貢禁村  
橋之摘則非曰惠之云也區區爲民之意誠不欲以  
養人者害人也

自甲戌至丙戌凡七條

甲戌夏公

均堂時

奏曰湖南進上事頃日重臣旣已陳

達而大抵四色保雖有廟堂許題今番各邑守令一  
時充定其數太過以致海民騷擾其在杜弊之道烏  
得無罪乎然湖南進上物種最於諸道價本善爲區  
處然後均役之法亦可永久無弊嶺南則添價條已

令道臣區劃待其論報可以稟定湖南新伯才已膺  
命於此事必當盡心爲之勿論進上保與添價條依  
嶺南例自巡營從長商量往復均廳十分停當後始  
爲定奪施行似好矣 上可之至乙亥秋公均堂時奏  
曰頃因湖南舊道臣趙雲遠所請進上添價別爲區  
劃使之磨鍊以報矣舊伯謂有商量不卽分俵付之  
新伯而來當初爲民請得之意果安在哉誠甚慨然  
前湖南伯趙雲遠從重推考令新道臣卽爲舉行待  
成冊上來自均廳與舊伯相議處之以爲永久遵行  
之地恐好矣 上曰可冬公又奏曰湖南進上添價

從便定規然後小民之弊可祛均廳之法可久故前道臣趙雲達在任時釐正以報之意筵稟分付而雲達設施未了徑遞以來故令新監司舉行事又為筵稟知委矣新監司閱百祥秋巡之路採取民情成草節目報于均廳而大略則浦民萬名充定進上保捧錢一兩五錢云云而大臣之意以為此亦收布名色則不可減於二兩云臣意亦然自均廳往復監司成節目遵行似好矣 上可之

湖南山海各樣進上物種比他道倍蓰自前或委營主人策應或使浦民擔當並優數以儲置米會

減而進排迫急之際糜費自多漁鹽定稅之後海利亦少以當初所定之價實無備納之道不但營主人浦民難支之弊各邑辦出亦沒他策徵於民戶收於民結至於軍兵僧徒吏奴工匠之屬橫斂傍陪瑣湊苟充國體徒損民瘼益滋公時以均堂屢次關議於本道道臣趙雲達閱百祥反復消詳令減雜徭稟劃半錢且以湖南沿民奴良幾名充定進上添價保良收二兩奴收一兩準一萬五千兩之數以作添價之資仍令本道撰成節目今撮要錄下

湖南進上添價節目撮要

以本道進上添價之弊既劃一千石米三千兩錢  
又有此保人充定之令從前結戶等諸般科外之  
收斂軍僧輩許多無名之徵納更無可論而積年  
痼弊一朝痛革供獻事體始得其正一道民事誠  
爲大幸今此定保之舉既出於魚鮮價一體添補  
之意就其魚鮮各種封進之處軍摠多寡浦民殘  
盛叅互較量只取恆居有根着者箇箇精抄始令  
錄案都數八千一百六十九名內良爲六千八百  
三十一名私爲一千三百三十八名額數雖未準

於一萬名而以其良多奴少之故一年所捧保錢  
恰滿一萬五千兩之數沿海二十三邑通一年所  
捧魚鮮添價一萬一千二十兩酌定區劃後若其  
餘數則陳賀到界等別進上添價磨鍊次別儲於  
營下一庫以待前頭不時之需山沿各邑應行節  
目亦爲條列報于均廳○沿海二十三邑進上保  
定額都數龍安咸悅臨陂沃溝萬頃扶安古阜興  
德茂長靈光咸平務安羅州靈巖海南珍島長興  
寶城興陽樂安順天光陽等邑保人良私并八千  
一百六十九名內良保六千八百三十一名每名

錢二兩式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二兩私保一千三百三十八名每名錢一兩式一千三百三十八兩合保錢一萬五千兩

沿海二十三邑一年所封進上魚鮮添價磨鍊數

全鰓一百五十七貼一串每貼添錢二十九兩式

乾熟鰓一千四百三十三箇每箇添錢二錢五分

長引鰓二百八十七注之每注之添錢一分

生鰓二千八百三十八箇每箇添錢五分

食醢生鰓十一斗六升作九百二十八兩

筒每筒添錢一錢式乾秀魚一千九十三尾每尾添錢二兩

乾烏賊魚七百五尾每尾添錢一錢五分紅

蛤一石十斗九升每升添錢三錢式海蔘一石十

斗九升每升添錢三錢式洗鱗石首魚一百八十

九束每束添錢一兩六錢石首魚仇乙非三百三

十八束七箇每束添錢一兩三錢式石卵醢十一

斗五升五合每升添錢一兩八錢乾大鰓一百四

十級十箇每級添錢一兩五錢乾中鰓一石五升每

添錢二錢二分式小海衣二百九貼每貼添錢一

三十四兩一錢式

百十三兩五錢每斤添錢四錢五分式粉藿三百十九斤每斤添錢四錢五分式

分早藿三十七斤九兩每斤添錢一兩二分甘苔每斤添錢一兩二分

二百十一注之每注之添錢四錢多士丫五百四

十條每條添錢二錢五分已上添價錢一萬四百

五十八兩九分○丙子閏九月朔所封進上添價

都數全鰓八貼六串每貼添錢二十一兩乾熟鰓

七百五十三箇每箇添錢二錢五分長引鰓

二十七注之每注之添錢一兩六錢五分乾秀魚四

十五尾每尾添錢三兩式乾大鰓十四級每級添

式十兩已上添錢五百六十二兩四錢○閏朔進上

物種一視本朔所封之數如閏朔在於三月則所

封物種依本三月例封進閏朔在於九月則所封

物種依本九月例封進故物種多寡不得預定閏

朔自是五歲再有者則又不可逐年磨鍊於應下

秩而今年適當有閏之歲閏朔所封魚鮮各種別

為開錄以備參考若其添錢亦當以保錢餘數依

折價充給○山沿各邑不正名色以廳劃錢米給

代秩淳昌乾雉乾柿石榴新稻米等十一種添價

四十石民戶收捧錦山乾雉大小麥清栢子等十四種

添價米三十石民結收捧珍山乾雉清生梨红柿等十

三種添價錢七十兩防漕復換金堤乾雉清貼扇等十

三種添價米七十一石條大同雜費金溝乾雉乾柿

清石榴等十種添價米四十石收民戶南原清乾柿

胡桃銀杏等十二種添價木七十疋初以進上保

而減疋後全昌平清乾柿石榴生梨等十種工曹

數不得上下納片竹添價米並四十九石七斗七升三合收民結

雲峰乾雉清大小麥貼扇等十三種添價米三十

九石七斗二升收民戶長水乾雉清新稻米大小麥

等十二種添價米十六石七斗五升錢二十一兩

五錢收民戶高山乾柿紅柿石榴生梨等十三種添

價錢五十兩上場稅下求禮乾雉清生梨紅柿等十種

添價米四十六石十二斗收民結同福乾雉乾柿銀

口魚大小麥等十六種添價米四十九石收民結和

順青大竹添價錢一百三十兩收人吏處任實乾雉

乾柿石榴貼扇等十五種添價租五十石收民戶高

做乾雉清大小麥等十二種添價米五十五石收民戶

收人吏處長興銀口魚青大竹等兩種添價錢一百三十

兩收人吏處珍島薰古柚子石榴白布等四種添價

錢一百五十九兩收民戶寶城柚子石榴薰古銀口

魚等四種添價米二十石收民戶務安清紅柿大小



麥白布等八種添價米十六石八斗六升民戶收捧海

南柚子石榴葉古青大竹等四種添價米四十石

錢一百兩民戶收捧康津銀口魚葉古石榴柚子等四

種添價錢四十兩面書員處徵捧谷城乾雉乾柿清石榴

等十種添價米十石錢七十兩除役村收捧光陽柚子

石榴葉古貼扇等七種添價租一百十二石十斗

民戶收捧咸平青大竹添價錢四十兩人吏處收捧已上添

錢八百十兩五錢○山沿各邑一年所封進上臘

肉價新折價定添錢都數生豬七口每口添錢一百兩式七百

兩生鹿八口每口添錢五十兩式四百兩生獐十三口每口添錢十兩

式一百生兔十六口每口添錢二兩式三十二兩生雉一百九

十四首每首添錢二兩式三百八十八兩已上添錢一千六百五

十兩○山沿各邑進上封裏雜物添價依新折價

磨鍊秩油大紙九張每張添錢五錢式四兩五錢白大紙十四

張每張添錢四錢式五兩六錢注油紙十三束每束添錢四兩式五十二兩

厚白紙五十三束每束添錢一兩式五十三兩大箱四十七部

每部添錢一兩式四十七兩中箱三十三部每部添錢八錢式二十六兩四錢

小箱十五部每部添錢六錢式九兩草席七十六立每立添錢二錢

式十五兩二錢條所一百二十一巨里每巨里添錢四錢式四十八兩四錢

已上添錢二百六十一兩一錢○二油菀三番每番

添錢一兩 油大紙一束十一張每張添錢五錢式三兩

大紙二束十三張每張添錢四錢式二十一兩二錢 注油紙十四

束九張每束添錢四兩式八錢 厚白紙三十二束每束添錢

十二兩式三 大箱一百七部每部添錢一兩 中箱一

百七部每部添錢八錢式八錢 小箱七十四部每部添錢六錢

式四十四 草席三百五十三立每立添錢二錢 條

兩四錢 所三百十七巨里每巨里添錢四錢 式七十一兩六錢

已上添錢 五百六十三兩九錢 丙子閏九月朔進上封裹

雜物添價都數注油紙一束一張每束添錢四兩 式四兩二錢

厚白紙三束每束添錢一兩 大箱二部每部添錢一兩 式三兩

中箱九部每部添錢八錢 小箱四部每部添錢六錢 式七兩二錢

錢 草席十七立每立添錢二錢 條所十六巨里每巨里

里添錢四錢 已上添錢二十八兩六錢 山沿各

式六兩四錢 邑應行節目 今此 朝家所劃米一千石錢三

千兩既為結戶役等不正名色充給之代則勿論

山沿邑自前結戶加徵之弊一切嚴防 吏奴軍

兵山僧居士工匠面主人牙兵砲手等收斂之物

既以 朝家所劃錢米充給若為如前收捧而現

發則當該守令狀聞論罪監色頭目輩刑推遠配

○錢三千兩依廳關以各該邑結錢劃給米一千

石則以山郡所在軍作米檢營米耗條取用而元穀則勿爲犯用該邑耗條如或不足又或有此等米所無邑始以常賑耗穀從便換割後成冊修報以爲憑處之地沿海邑耗條切勿犯用○沿海邑浦民之無役者自今年爲始名之以進上保良保則二兩私保則一兩依備局定式收捧○浦民定稅雖依陸民例施行而此與京師磨鍊者有異則後錢及雜費非所可論或有稱以後錢雜費元稅外一分錢加捧則當該監色當施以橫斂之律○浦民定稅蓋出於陸海均役之意則雖一鱗魚一

立釐決不當加徵○浦民稅錢收捧後進上物種自本官擔當封進添價出給營主人措備封進一從舊例方便舉行○進上添價邑各不同雖以全鰓一種言之每貼添價多則爲三十兩少則爲十五兩同是一道內所產者而折價如是不齊一依元價例全鰓每貼以二十一兩爲定而各種添價亦爲均一磨鍊俾無彼此邑厚薄之別○別進上到界進上所封物種初不磨鍊元價外添給者以各邑餘錢之輸置營門者照數分排出給營主人使之封進浦民處切勿加徵○生鰓生銀口魚兩

種决非營主人臨時取辦者生鰓則使浦民除稅  
錢擔當生銀口魚則自各該邑依前封進生鰓每  
箇折價二錢五分磨鍊食醢生鰓每箇折價一錢  
磨鍊浦民稅錢依此數減給

至甲申夏公

領相

奏曰湖南進上價年前狀聞定式

後事體規模與前大異如有不足之事則固當具由  
狀聞以聽 朝家處分而今觀湖南伯查狀則辛巳  
年間因各邑陪持呼訴至有別為添給之舉云勿論  
其數之多少出於民乎出於官乎設使不出乎民出  
自官庫官庫出處究其本則民也况均役廳之後尤

何敢任意增加一如從前無統領任自為之時乎時  
道臣已即革罷無容更議而後弊所關宜示嚴飭其  
時道臣亟施譴罷之典似好矣 上曰可

冬公

均堂

奏曰北漢

御供米改色條劃給本廳事

已定奪而自明年以當初捧上中折米之數年年捧  
上移劃似好矣 上曰可至己卯春公

均堂

又奏曰

北漢 御供米每年以一百五十石新劃以捧者蓋  
重事體也近年則間一年新捧云極涉未安從今依  
今年定式施行事申飭戶曹宜矣 上可之  
庚辰秋公

戶判

奏曰鷹師契日供生雉乃是大同元

數之外替當山行砲手之役事甚無謂且國忌日亦為混納此後則一從進排數加減磨鍊好矣上可之

辛巳冬戶判金相福奏曰尚衣院每於十月初一日

中宮殿 嬪宮女帽次及串衣次徽皮封進矣今番

三揀擇後冬節猶未盡 世孫嬪宮女帽串衣次亦

當封入矣 上曰置之公領相時奏曰三揀後則事體

自尊而方當冬節何可不封進乎且癸亥三揀擇在

於冬後而亦為封進今番臘藥亦依癸亥例將為封

進獨於此不可異同矣 上曰然則依例舉行而既

有之貢雖不釐正加定則宜恤經費以地部貂皮舉行

癸未冬公領相時奏曰今聞禮判所傳明年三南端午

進上又有停止之 命今年年事稍登則依例享

上之物不宜更停况節扇不但物力不至多入乃夏

節不可廢者而一例廢却事面尤似苟艱矣 上曰

只節扇封進餘皆停封

乙酉春公內局都提時奏曰尚衣院 大殿衣香二封

世孫宮衣香二封三年一次製送事曾有 下教故

甲申五月已為製送矣即者尚方移文以為 大殿

遠遊冠耳掩閣衣香一封 世孫宮新製絳紗袍衣香二封又為製送云此後遠遊冠耳掩似當入衣香絳紗袍雖是新製同是衣櫛似當與舊製同盛不必別入衣香定式四封外又加一封以五封並依前下教年限舉行似好矣 上曰可公曰前日 下教則只下藥院故尚方不知云今番舉條則使尚方一體奉承施行好矣 上曰可

丙戌秋公

領相

奏曰完伯元仁孫狀啓以本道進上

陪持一番之行襍費夥然故以營穀耗條拮据充給無弊奉行矣近來本營需用艱乏排比無路均廳勾管浦稅錢餘剩二千餘兩中每年八百兩式除出進上陪持當次人等處從略定式上下以為除弊事為請矣本道耗穀一自壬午大縮後不成貌樣從前充給之數勢難排比且此浦稅錢本為進上時添價除弊者也如此之時宜有顧念限耗穀有裕間每年五百兩劃給事定式分付似好矣 上曰可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三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四目錄

典禮類 四

贊頌 附祈請

講說 附診筵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四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四

典禮類 四

贊頌第十一 附祈請

御製引

君而賢聖國而嘉泰在下者贊而頌之自三代已然也雖以著於詩者言之關雎麟趾為王化之本而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假樂之章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祐下武之什也以至天保思齊諸篇莫不刻畫聲烈被之金石所以揭鴻號於千秋基駿命於百世也公之顯揚在我先王盛際昌熾熙洽之時而既又戚聯



公家祝慶之悃稱慶之願以外廷而兼內朝非與具僚比也故因公所陳美者別成一目曰贊頌仍附祈請俾來者有以知其時而想其人也顧予叨守丕丕基上奉 怡愉之歡下得付托之重諸臣或有贊頌而祈請者予心堅守息壤在茲非但否德不足以比先王之觀也誠以銜恤茹慟無樂乎南面也 殿宮知予心尚不欲強之後之視今者亦必有諒會予者矣

自壬申至乙酉凡十一條

壬申秋公戶參奏曰 元孫誕生下情實不勝萬萬

懼忭矣 上曰實望外矣元景夏曰即取為 殿下之元孫宜矣定名號所以定國本而係人心也 上曰過七日後舉行可也公曰乙卯年亦過七日定號云矣 上曰卿見元孫乎聲音甚大云然否公曰隆準而廣眉眼彩使人嚴畏不但聲音之喤喤而已也上曰似是元良之典型矣 乙亥春 上曰元孫以其父展謁為起居方來而其氣像貌樣非四歲兒也 命內侍抱 元孫來 上命讀書 元孫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十字 上命 元孫書字 元孫書父母二字 上曰汝授

欲授之人 元孫指點李益炆而授之公時摠使奏曰  
元孫之賜手書於首班之人其意可貴矣 上曰今  
日出示元孫予非誇也此亦為國之意也元孫氣質  
如此當善為培養而輔養官得人矣公曰戊申以後  
思之凜然而以 殿下奉天奉 祖宗愛民庶之心  
得有此慶伏願更勉上奉下授之道焉

冬 上曰元孫頗異於前矣本來有氣而漸漸識體  
貌見我能拜矣公時兵判奏曰帝王家規模與匹庶自  
別矣伏聞南有容之言渠進拜則 元孫答拜問平  
安則必答以好在問讀書則必答以時時讀之其所

酬應儼然無差錯云閭閻童稚五六歲時見客來多  
有哭走者豈可責其如此接待乎其體貌之天成誠  
有萬萬卓越者矣

丙子秋 上曰元孫大岐嶷而氣壯矣公內局提舉時奏

曰 元孫有氣岸當善養其氣輔養官頻頻召見好  
矣 上曰輔養官入見之時必稍遲延以觀動止好  
矣公曰英發之氣善養甚難輔養官之選實為當今  
第一急務矣 上曰善輔其氣極好以南有容為輔  
養官後以為善得者蓋出弦韋之意也

辛巳夏禮判李益炆奏曰頃日所下 王世孫嘉禮

禁婚 傳教中當代異姓八寸親即 當宁異姓八寸親而於當婚為十寸親右相同異姓八寸親於當婚亦為十寸親矣以此為限禁婚寸數比舊例稍遠依本曹謄錄中禁婚條以 國姓及 王世孫異姓親當從婚者限八寸 王妃同異姓六寸親 嬪宮同異姓七寸親更為書出則禁婚寸數明的而國舅內外親許婚寸數自在其中矣公右相曰禁婚一事不必多定條目依據從前謄錄 當宁異姓七寸親東宮異姓八寸親 中宮殿同異姓七寸親 嬪宮同異姓八寸親為限則諸國舅家自在於計其寸數

之中矣 上曰所達是矣依此知委可也冬 上曰揀擇單子已捧之耶一念在茲每誦輾轉反側之句矣予豈意受此單乎公領相奏曰臣等所望又在於世孫生子後 殿下受此單也揀擇單子中或有年歲加減而日後發覺則其罪莫大使京兆申明指揮俾無此弊好矣 上曰可 上又曰御製世孫嬪冊封儀續覽節目都承旨與禮房承旨主之世孫嬪冊封補編節目禮判主之公曰嘉禮後則此可為完編矣越數日公奏曰今日穩行揀擇之禮實祈天永命之本一國慶忭曷有其極 上曰可喜矣今當大事

德澤公集 卷四

冬候乖常心切悶焉晚後快霽安行揀擇心甚喜幸  
三揀則當從僉議為之而意有所定本家則想必知  
之貴矣貴矣今為幾代孫乎公曰五代孫矣翌月公  
領相奏曰癸亥年再揀後亦以筵說諦得今亦敢請  
聖意之有定矣 上曰再揀後自內不無往來之事  
本家亦已知之卿獨不聞知耶今日予捲簾見之而  
教曰今日則以八寸孫見之三揀則當以孫婦見之  
云而書給五世繼昔一倍追慕雖為 宗國寔負卿  
家十六字矣詩之關雎章德與化備矣今日見之德  
華形於外果淑善矣公曰揀選歸於德善之門慶幸

曷勝 上曰雖如此家人若不善則無可取也今日  
見之果極淑矣明年嘉禮又值壬午年此亦不泛矣  
公曰 國家之倚仗於此家何如而 聖意今如此  
實為 國家無疆之福也 上曰然矣越一月公  
時奏曰三揀二十二日極吉而與 明聖王后辛卯  
年嘉禮之日相符誠不偶然矣 上曰貴矣禮判南  
泰齊曰頃者 聖教中今年則雖 親臨以景賢堂  
為處所承史以下皆着黑團領以此為儀注為 教  
矣明年則當行禮於崇政殿而百官以下皆着朝服  
矣 上曰比大婚宜有差等矣公曰非為嘉禮 殿

下以絳紗袍臨殿則百官例着朝服矣 上曰世孫於納采主人有答禮乎公曰有之矣 上曰正副使盛於函中而受來乎公曰此則雖不能詳知而似然矣 世孫嬪往別宮後主家例入近處而金處坤族人家近於別宮故自前借入云此家似是福家矣越數日 上曰今則三揀已行入於本宮誠幸矣得此三百年所無之慶豈予衰暮所可期哉公曰三揀已行六禮將近臣民欣幸猶尚如此 聖心之悅豫當如何哉 上曰典形頗如其祖而意謂有癥痕矣果無之既蘇且實矣然使其父與金履亨時時看護可

也公曰日前訓將金聖應以爲昨日始進見於本宮則與常時有異尤爲夙成云矣 上笑曰仰而見之故威儀自異故耶公曰今此痘患若在初揀前則事必拘碍雖再揀前亦然而不先不後必於三揀前順經此亦天也

壬午秋 上曰予某處往來皆不持寢具只一寢衣一木枕古人詩云生涯一杯酒予則一木枕而已公

左相奏曰自奉甚薄矣 上曰世孫予當率而往來

矣公曰 聖教至當矣 世孫酷類 殿下矣 上曰勤苦如予則是可喜也

後漢書卷之四

癸未春 上使中使奉 御容二幘示諸臣公左相時

奏曰真七分矣韶華精采不減於癸酉年矣 上曰

今年則凡百似勝前年予亦不知其理矣此像果惟

肖乎公曰實肖似矣仰瞻 天顏復瞻畫幘實無一

分少異矣 上命讀畫像記又命 世孫讀之仍問

曰左几右杖之義汝知之乎對曰几置於左者為其

便於憑依也杖置於右者為其宜於扶持也 上奇

之諸臣皆欽其明睿 上又問三無私之義對曰天

無偏覆地無偏載日月無偏照故曰無私也 上又

問天地日月無私而人則有私何以則如天地日月

之無私也對曰克己復禮則自可無私防閑邪心則

私無足憂也 上曰物慾來侵則其何防閑乎將用

干櫓而防之乎對曰正吾之心不為物動則雖無干

櫓自可防閑矣 上又問大明中天之義對曰以其

輝光而言也 上又問戴大明之義對曰仰戴如戴

物於頭上也 上曰汝亦戴乃祖所戴而勿替也公

頓首起伏曰 殿下以家法傳之實為欽歎矣

春 上俯問輔德尹勉憲曰東宮見儒賢時問答如

何對曰儒賢問孟子宗旨 東宮曰過人慾存天理

矣儒賢曰 邸下平居亦知有人慾關頭乎 東宮

沈吟曰有厭讀欲遊之時矣儒賢曰如此之時痛自克去亦過慾存理矣 邸下立志有所願學者乎

答曰所願欲學堯舜矣儒賢退語臣等曰聰明英睿蔑以加矣苟能善為充養則實吾東無疆之休此時輔翼之道尤不可少忽云矣 上曰太聰睿還可悶

矣公左相奏曰帝王家自與匹庶絕異矣 上曰昨

見自外而來行步緩緩偃蹇如長者矣公曰臣民之係望惟在於此而莫非 殿下身教之效也

乙酉春公領相奏曰臣昨見 東宮隨駕則甚勝於

前矣 上曰還宮時欲送之矣見其祇迎時則移時

仰瞻而隱然有耿耿之意故使之隨駕矣公曰臣又

從後望見則行步恰與 殿下相似矣 上曰然乎

公曰少無異同矣 上笑曰然矣

春特進官鄭纘述登筵 上曰今見老將貴矣予之

顏色何如耶起立瞻望可也纘述起立瞻望曰 玉

色勝於前矣公領相奏曰 玉色無減實如特進之

言岡陵之祝去益采切我 朝三百七十四年之內

先朝暨 當宁居九十二年乃四分之一實是三代

以後所無也

秋靈壽閣舉動時公領相執酌獻壽祝曰德配先聖

功光 烈祖小臣獻酌南山之壽諸臣獻壽畢 上  
曰俄者受酌已覺恠矣卿等休請焉公曰非但耆社  
臣之所請舉國羣情之所大望也

附  
祈請

自癸酉至戊子凡十六條

癸酉春左相李天輔奏于 小朝曰 大朝聖筭恰  
滿六旬臣民慶幸不可以言語陳達以 邸下愛日  
之誠歡忭之心曷有其極領相向日發端而 聖教  
至嚴故領相及臣未敢更請而昨與禮判洪鳳漢相  
議曰雖不能直請言端若出則必以更奏爲約矣公

奏曰以事體言之昨日筵席所當力請而臣等被罪  
與否姑舍是外論皆謂得間懇請則庶幾有望 邸  
下若陳疏終不能得請則後無復餘望伏願十分商  
量焉 小朝曰悶迫甚矣姑觀前頭當徐徐請之矣  
越數日 上曰予之六十實異矣公曰此月已半尙  
不得伸情禮之所當伸在廷諸臣豈不悶迫乎 上  
曰今年當慰而不當賀也有何可喜者乎公曰陳賀  
卽臣等之情也告 廟卽 殿下之情也 殿下若  
不允從則豈不有歉於 聖孝乎 上曰卿言過矣  
公曰告 廟則斷不可已矣 上曰卿言過矣告



後漢書卷四

廟則必有次第事也與卿等從容言之予心如鐵矣  
公曰臣等亦不敢望回天而告廟不可已矣

冬上曰今逢日甲戌心尚愴感况當年甲戌乎諸  
臣將欲惱予云當於何間為之乎公禮判奏曰此乃

大臣所請之事日子則姑未知而係是斷斷當為之  
事則臣等豈敢不為也上曰先朝若夢教則

予當泣而受賀而不然則予豈忍受之卿等休矣公  
曰明年陳賀之日在天陟降之靈必悅豫也上

曰陟降悅豫為言而受之非孝也金有慶追服事  
予嘗以為過矣而甲戌年則予當為心制矣公曰此

非比方處也帝王之孝與匹庶之孝有異矣

乙亥冬公兵判奏曰兩殿寶齡皆踰周甲國家

慶事豈有如今年乎且殿下以協贊之功致祭於  
八相此兩事豈不可稱慶乎此兩件事固不可混而

論之而但東朝諒殿下之心而既允請則殿  
下豈不諒臣等之心乎

冬公兵判與大臣卿宰上賓啓請上尊號曰臣等

昨日之籲非臣等之言實舉國之同願而只緣誠淺  
辭拙不能感回天心反承縷縷誨責臣等聚首抑

塞不知所諭茲又相率齊籲以冀照察焉嗚呼殿

下臨御寶位三十有一年矣治法政謨何莫非光被八域昭示後世者而式至今年弘功盛烈尤有以高出百王則臣等之必欲表章其萬一者豈非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乎嗚呼亂逆肆行無所知懼則君臣之倫敦矣朋黨膠固迷不知反則義理之源晦矣殿下前後經歷罔非至危至艱追想當日世界夫豈料得有今日哉亂臣難懲而今旣懲之義理難闡而今旣闡之朋黨難革而今旣革之是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者也從古人君有一於此亦可以載之玉牒永垂光烈况 殿下兼有此三者上以奠安 宗社下

以感服臣民則臣等於此安得無表揚盛美之請乎殿下每以今年之事謂之偶然臣等亦將因此而明其不然也我 殿下卽阼以來其所以舒慘陶甄者寔出 大聖人建極之德勿忘勿助愈久愈堅以期乎感化羣心偕之大道三十年積誠苦心致有此千古所無之盛功鬼烈有若執左契而責其報者是豈一朝之偶然也耶臣等又於 批旨中况且三乎之教又有所明其不然者傳曰大德必得其名有其德則有其名故書之稱堯旣曰放勳又曰欽明文思又曰光被四表其外稱頌又不啻數十言夫放勳二字

似足以形容堯之大德而必重言複言反復不已者蓋不如是無以盡彰其美也今日羣下所以闡揚功烈至再至三者亦堯時稱頌之餘意則殿下其何可固守撫謙之德牢拒羣下之請乎俯諒羣情特降俞音千萬伏望上不許

壬午春上曰日前拜真殿時予果步往見之則世孫果加勝而予之脚力亦不疲矣公領相奏曰此實宗社國家之慶而且聖籌恰滿七旬矣臣等顙望之請如得允許之教則臣民之幸當如何哉上曰今日事非如甲戌仰奉慈教之時予以何心

勉循此請在明年則猶可而今年無可據矣公曰先朝既有舊例不待滿七而舉行已是國家成法殿下豈不思遵先之道乎上曰不必挑予心矣公曰以即位之年計之則雖未滿一年以三加之年計之則洽已滿矣臣等所仰望者且有徵祥而况陳賀一節不可廢矣上曰予非謂卿等之言無所據也予之苦心已定日前予以為人君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之五不能之說有所述作豈受張大之舉乎公曰聖教至此臣等亦不可以言語強請而當以文字仰瀆矣上曰人君七十亦云稀矣予之

上奉 慈聖時三次既行而今則更何加焉卿等之言雖如此予有所定矣公曰 宗廟豈不有告禮乎上曰 陟降雖不告豈不知之耶公曰有所取譬而仰達者以今番罷 嬪事言之豈曰 陟降之已知而不告耶應行之典告于 宗廟自有成法則尤何可廢也

冬公左相時與領右相及卿宰上賓啓請陳賀曰臣等猥陳舉國同慶之忱誠淺辭拙 天聽愈邈抑鬱之極復敢以文字仰控焉嗚呼從古帝王之久臨寶位兼享遐筭者堯舜以後代不常有而謹就我 朝而

言之粵自開國至今幾百年所而七旬靈筭惟我太祖享之今 殿下既同符焉四紀光御繫我 聖考有之今 殿下亦適追焉此誠史牒稀有之慶而實為 宗社無疆之休矣天眷我 殿下錫以太祖之高齡綏以 寧考之第祿者誠以 殿下之至孝盛德深仁厚澤有以孚感皇穹而然也今日羣下苟不能揄揚盛事賁飾至喜以對自天之休則非所以尊 社稷而重生民也臣等所請者不過我 聖考已行之典禮也 殿下踐 先王之位述 先王之事四十年政法罔非遵 先而不愆今於癸未之

元朝復行癸巳之舊典則其有光於 聖孝當如何哉臣等之所欲摸畫天日者非出一毫張大庶幾 聖明俯燭而其所以靳許者乃在嫌繁厭複臣等抑有說焉在昔賢君哲辟歷年愈久則大業愈隆隨事 闡揚輒增徽稱者此其理勢之所不得不然也今 殿下御極如此之久享筭如此之高宏謨赫烈之可 紀可揚者年增而歲加實有不勝其盡書者則尤豈 容拘於繁複而不爲之發揮耶 殿下艱險備經孝 悌采光亂賊迅掃 宗祧獲安則於是乎有庚申之 進號紹大義於 皇壇修曠禮於 先陵祛積弊而

均惠迓景命而縣祉則於是乎有壬申之進號若夫 黨窩破而禍源塞會有極而蕩難名則丙子之所以 齊請而加進也是蓋不可闕一以致至再而至三者 也今日之事尤非前日之比克配 太祖之烈以壽 而相似載纘 寧考之業以慶而相合環東土含生 之類鼓舞歡忭猶恐丕烈之不顯縟儀之不舉伏願 聖明亟回固志遄降 俞音以副區區顙祝之望千 萬幸甚 上不許

癸未秋公

領相

與左相尹東度右相金相福上賓啓

請陳賀曰今歲

邦慶實係四百年再有之事而臣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卷四  
等只知將順撝謙之 盛意不能力請應行之常典  
舉國輿情抑鬱久矣至於 誕日陳賀一節自是  
國朝五禮儀所載逐歲不可廢之禮也在前不能固  
爭而必行者誠以前後 聖教丁寧懇惻而今當  
寶筭之七旬又值 誕彌之令節凡我大小臣工之  
樓指顛俟者惟在於大庭舞蹈少伸情禮而乃者勿  
稟賀儀之 教又下意外臣等相顧愕貽惘然失圖  
殿下雖以貞觀故事爲 教而斯義也 殿下旣守  
之四十年矣朝臣之勉承者亦四十年矣獨不念今  
年之異於他年乎苟使唐宗有此稀有之慶而其時

羣僚有所固請則亦必爲之曲從矣况其爲言只在  
燕樂頃日 筵教及於伊川之訓而此亦指燕樂而  
言今臣等之請不敢及於進宴以上而只在於賀則  
聖意之持難何至於是耶節屆流虹禮舉呼嵩者此  
固在下之所不已有非 君上之所可禁止也雖以  
闔巷匹庶言之人家父兄幸至稀年則爲其子弟者  
集賓客而張之求詩文而侈之其所以飾喜而伸誠  
者必不止於致歡怍而奉色笑而已則矧以八域臣  
民仰戴之誠逢此億萬斯年難邁之慶其欲竭傾陽  
之忱盡愛日之情者一皆廢閣而不舉則臣等之所

以仰承 聖意者反有愧於匹庶之賤矣儀文疏節之斷不可不行者終又牢拒而不許則情志其可曰流通而無礙典禮其可曰悉備而無闕耶萬物欣悅仁天不違衆情懸望聖王不拂天佑大東篤我 聖壽吉祥和氣充滿區域當此之時尤豈可使之並與其不可已者而已之耶伏乞 聖明特加垂念亟許臣等所請俾得如例舉行千萬幸甚 上又不許命公入侍 教曰以予之故意外又有此啓三日內不欲坐正殿故召見卿等於此處者以其昔年奉殯居廬之地也予於戊戌年冥然苟全庚子年 龍馭

莫攀辛壬年備經艱險豈意今年輓到七旬乃見卿等之此請乎歲初亦豈有允許之心而卿等之請不可孤此非卿等之請也便是 兩朝之 命也以是雖不得不勉從至於今月則三十九年所不受之事何可受也公領相曰 聖教至此不可以口舌文字爭之然明主可以理奪請以事理陳之 太祖七旬聖考四紀 殿下兼有之矣當此無前 邦慶臣等所以飾喜而稱慶者乃所以獻賀於 祖宗在天之靈也 聖念若及乎此則抑情勉從不待臣等之請矣譬如人臣受恩於上其心雖或居寵若驚然其子

後漢書卷之八十四 卷四  
之心豈以其父之謙德不思所以感恩圖報乎以是推之今日受賀之所以爲仰答默佑之義不難知也上曰卿等何不思程伊川具慶後可矣之訓乎千秋節始於何時耶孟子非堯舜不陳卿等必以唐明皇事勸之何也公曰臣等幾年事 殿下 殿下幾年使臣等乎今日不得請則臣等將陷不忠之科 殿下何不俯思臣等之誠乎 聖教雖如此臣等所仰請者當然之道也 殿下所固執者過中之事也上下之間自有裁酌情禮之道 殿下何可一向靳許乎不得請則臣等不敢退矣 上曰卿等若是強請

予甚苦矣然則九月內當一爲之矣公曰以何日行之乎 上曰十五日可也公曰好矣 上曰卿等無或有不足之心乎人生第三日洗沐十五日卽予洗沐之日也與生日何以異乎公曰臣等或慮不得請矣特蒙 允許之音而伊日不受上以伸 聖志退日行禮下以副羣情臣等更無他望而必欲得者卽親臨也 上曰批答中書以特令行於十五日此則有司之臣自當依例舉行矣

甲申春 上曰予爲 宗國有處分已奏 眞殿矣  
公領相奏曰此是至重至大之事臣之微見則曾有



所達者矣先正有正論以爲祖孫直爲繼統可合禮  
意臣則本主先正之論矣 上曰先正之論予亦知  
而國家事必也如此圓全爲之然後可無後弊而光  
明正大矣予謂東宮曰汝能修德則百世享之云爾  
矣公曰 聖教至矣臣於此事亦豈無情而眷眷  
聖心可以仰認矣 上曰此實爲 宗國矣卿之所  
奏尤是忠臣矣

乙酉春公

領相時

奏曰

聖壽彌高又逢此年臣等慶

忭曷有其極

太祖朝已有前例伏願

殿下下念

臣等區區之懷亟賜

允許之命

上笑曰是何言

也卿等之有此舉措吾已料之然以予否德壽躋八  
耄者已恠矣豈敢受此宴乎又以十不可有 教公  
曰 聖上以十事 下教臣等不勝戚戚之心而蓋  
區區之忱實有在焉伏望 聖上亟賜 允從焉  
上曰雖十日請之決不可從其止之公曰今日不得  
請而退莫非臣等誠未孚而然但當進達得請而後  
已矣越數日公奏曰大德必得其壽 殿下寶籌迥  
出百王當此歲首臣等尚未伸南山之祝雖以 國  
家典禮言之此固不可已之事而臣等之等待今年  
久矣 上曰南山在前而此心已固卿等之至懇非

不諒而必不許矣公曰以世祖朝故事觀之為今臣子者尚廢供上之誠此實遏抑一國人情也上曰漢武唐高之外能享遐壽者果罕有之而今則政不能行惠不能究實無對小民之心况又非其時乎昨日之後愈不可為矣鐵甕在前此心難開而慈聖若夢教受賀則予當招卿等許之矣公曰孝子之心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冥冥之中安知無陟降之諄諄俯教也上曰卿之此言是矣公曰聖上即臣等之父而小臣之事聖上今過二十歲登極之時臣以十歲兒幸瞻天顏愛戴之悃尤當

如何殿下若不俯從臣之至懇則羣僚百姓謂臣當作何狀人耶上曰與民同樂四字付題壁上為世世柯則之地當此元元流丐之時予獨享樂則民將謂何且宴樂非貽後之道金領府事魯有言人家子弟不學其父之是必學其父之非日後世孫安知不以乃祖受宴作為家法未滿三十而亦將受賀乎公曰世孫能繼殿下盛德又享殿下聖壽我東臣民再覩今日之盛舉則豈非億萬年無疆之慶乎臣本孤露臣於殿下內結父子之情外托君臣之義臣之至懇惟願勉從焉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春公領相率卿宰上賓啓請進宴其辭曰帝王所以膺自天之祿者固莫大於享遐齡也臣民所以盡愛日之誠者亦莫過於飾稀慶也蓋壽繇於德而慶在其中則志喜之典自古而然考諸詩雅率多燕饗之詞而凡有眉壽之祉輒舉式燕之儀其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者燕樂而頌其壽也其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者燕樂而祝其壽也當時聖王亦豈無謙挹之德而曲循羣情俾盡誠禮一堂需雲上下同歡播之歌詠以答天休百世之下想像其君臣間藹然相說之盛豈不休哉洪惟我 殿下四紀臨御百祿是道

神明所勞 寶籌彌高既踰七而又望八誠三代後始有之慶也 殿下躬行曾閔治法堯舜百變閱盡一德懋昭鴻功盛烈雖不敢一一仰陳試就其大者而言之數百年朋比之習如疾難醫而 殿下導之以寅協示之以懲創使喬木世臣咸歸於皇極之化億萬生靈困悴之弊如水益深而 殿下減布而均之蠲稅而蘇之使蔀屋窮民舉躋於春臺之域一則殿下壽考之攸致也二則 殿下壽考之攸致也然則 殿下今日之克享高齡誕撫純嘏者 祖宗之所默佑皇天之所篤棐其為慶也非 殿下私有之

禮記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慶卽一國大同之慶也又非特一國大同之慶卽於  
萬年啓佑之慶也歷代人君孰有如 殿下所享之  
壽歷代人臣孰有如臣等所逢之慶而臣等若於此  
時不思所以宣揚千載之盛事粗伸一日之奉歡則  
其可曰尊 君父之年而效臣子之分乎君臣猶父  
子閭巷匹庶若值親年之六七十則喜懼之心自  
倍恆日肆筵設席盡誠供歡志私慶於門闌播美事  
於鄉鄰者自是天理人情之所固然爲其親者雖或  
執謙而退辭爲其子者反復強爭期於必行乃已况  
臣等上奉千乘之尊獲覩八表之慶愛之至而頌禱

之不已喜之極而舞蹈之不足以此之慶以此之誠  
烏可無稱萬壽之觴獻南山之祝也哉事係應行禮  
有所據敢以文字相率齊籲伏願 聖明俯念邦典  
之不可廢更軫輿忱之不可遏亟賜 俞音千萬幸  
甚 上諭以十事不許公又上再啓曰臣等敢將同  
慶之情相率齊籲庶冀 天心之亟回及承批旨  
俞音愈邈辭教愈勤臣等聚首奉讀只自愕然惟此  
十條 申諭前後筵中旣已仰復今者批 教雖復  
諄諄臣等愚迷之見終以爲不然今日臣等之請天  
理之所不可廢人情之所不可闕上天雖尊下民之

情不可奪也君父雖嚴民彝之秉不可遏也以此論之不待臣等之縷縷必當默悟 聖諭之太過而俯諒羣情之難拂也 聖上之無疆寶籌 皇天祖宗之所賜也 皇天祖宗之佑其可不仰答乎 聖上之誕膺第祿百官萬民之所慶也百官萬民之願其可不俯循乎臣等所請但不過考稽邦禮小伸臣分而已顧何豐豫之可論也在廷諸臣固不足恤惟我世孫邸下方在冲齡親自製疏愛日之心祝岡之誠藹然於字句之間有足以感動 宸聽則以 聖上慈愛之切嘉悅之至尤何忍強拂 睿孝不思其俞

許乎區區微衷去益悶菀茲又冒死煩瀆伏乞 聖慈亟加三思快賜一俞以副顒若之望焉 上堅不許公三啓曰臣等情切同慶而文辭拙澀禮據邦典而誠意淺薄昨日再啓 俞音終靳臣等非不知不得請則不退而禁門垂扃屢瀆是懼黽勉還次坐待天明今又相率來籲惟 殿下垂察焉臣等今日之請揆之天理而在所必行求之人情而在所不已則雖以撝謙之至意亦不可以臣等之言爲非所當言者此 殿下已察其情理之當然也臣等今日之事考之經傳 先王已行訂之國乘 列聖相襲則雖

以十行之 聖批亦不以臣等事爲出於無稽此  
殿下已察其彝式之當然也至於 世孫邸下之至  
情仰懇八域民生之合辭同聲以 殿下止慈之德  
體下之仁亦豈不 俯諒而猶此歷日靳許 天聽  
愈邈者 聖批所諭其段爲十而若論其結在 淵  
衷戚戚難解者最是 聖孝通天感念昔日不忍遽  
許耳臣等於此非不相顧感歎而抑有一辭可以仰  
復者噫欲使 殿下百祿是荷者非我 陟降乎今  
者海屋登謠 聖籌彌隆而渥丹無改於 天顏步  
履不恃於鳩杖大德必得其壽聖人真不我欺東土

含生之倫無不歡忭鼓舞於壽域之中於斯時特循  
羣情亟行典禮 文孫獻觴百僚歌頌藹然和氣盈  
溢兩間洋洋 陟降監之在茲嘉悅而欣慰之者當  
如何哉誠 殿下思之及此卽地 俞允當不待臣  
等之畢其說而感念之懷自可以勉回也若其不欲  
以此等事示我冲子之 教亦有所不然者 祖宗  
所隲邦籙無涯 殿下世世神孫皆以望八之齡視  
殿下今日之年得而效之則是 殿下勉循之舉適  
足爲他日川至日升之兆尤豈不休哉臣等達宵耿  
耿反復思惟臣等之所執持者節文之嚴秉彝之良

也 殿下所牢拒者感舊之念自摛之辭以此較彼孰輕孰重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 特允至懇以副百官軍民顙祝之誠焉 上又不許公四啓曰臣等之請爲可已而不已哉苟可已而不已則是不誠也臣等雖無狀決不敢以可已之事陳之於 殿下之前以自陷於事君不誠之科哉以 殿下至仁至慈之德凡於羣下之情無不曲體而必遂則豈不諒臣等所請之亶出於斷不容已而一啓二啓猶未蒙可卽於三啓之批至以復何諭爲 教相顧慚悚無地自容臣等雖甚愚迷 殿下前後 下教豈不仰認

而躬逢嘉會祝君萬壽自三代已然臣子致誠之美上下交孚之盛史冊垂之先儒稱之蓋以其出於人情之自然合於天理之當然則飲食衎樂未必爲張皇鐘鼓獻酬未必爲豫大也此何損於 大聖人謙挹之德也哉且伏惟念我 殿下臨御四十二年至澤之所霑被 聖化之所覃及環東土億萬生靈無不欣欣鼓舞於仁壽之域臣等際此千載之休運奉我八耄之 君父其所愛戴攢祝者雖每歲飾慶式月稱觴亦可以有辭於千秋而不足少效其萬一况臣等幾年抑苑之餘今欲一伸情禮者此是秉彝之

後漢書卷之八十四  
所不可已者則 殿下之一向靳持不賜開許者是  
豈所望於 殿下者哉臣等悶迫之情雖不足言  
文孫之至情 殿下何以遏之 文孫之至懇 殿  
下何忍拒之 筵教批旨已示諒燭之意則 殿下  
豈可終始牢拒以阻一國顛祝之至願也哉此不但  
有違於中庸體羣臣之義亦非所以躬行貽燕之道  
也茲又相率申瀆伏乞快賜 俞音以副羣情焉  
上終不許 命公入侍公奏曰臣等今奉望八 君  
父其懼怖之忱當如何 殿下不許今年之一宴誠  
不勝抑菀矣 上曰宗臣請宴世孫請宴卿等若不

動則冲子亦不動矣公曰此出於至誠豈動於諸臣  
乎 上曰卿等之心亦苦心而予亦苦心矣公曰  
殿下既知臣等之苦心則何不勉從乎 上曰予不  
欲書賀字故俄於金奉朝賀劄批以餘日隔宵爲言  
矣公曰來九月未及畢陳 上曰又爲怪談予豈聞  
九月字乎無作怪談使世孫聽之又不食矣卿雖先  
示微意予亦先拒微意矣公曰此是天理人情之所  
不可已者矣

秋公 領相 奏曰來月迫近 誕日在邇而 俞音尙  
靳微忱莫伸在 聖上孝思追慕之心雖如是邁邁



不從而羣下愛戴之誠岡陵之祝其宜必得請而後已也 上笑曰予已諒其有此舉矣公曰此是應行之典決非張大之事 特賜允可則 陟降在天之靈必當悅豫矣 上曰世孫似有陳章之意予當堅拒矣公曰此非豫大之請亦循舊典則 殿下何爲而防塞 世孫之至情拒絕臣民之至懇乎今日臣等退去之後當有應行之舉矣 上曰此則尤爲過矣何其急速爲請乎翌日 上曰二品以上濟濟造庭矣公曰此國之大事何可不齊會也 上曰何其強爲而有此啓乎公曰不得請則不得止之事也臣

等之心罄悉於賓啓無可更煩而一爲 宗社之景福一爲臣民之同慶特許 俞音俾伸羣情千萬顯祝矣 上手賜批旨示以牢拒之意公擎奉還納曰亟從臣等之請俾伸輿僮之望焉 上命書賓啓答曰明日此殿受卿等之拜頒教等節依例舉行外方只封箋京中物膳置之以安予心

秋公

領相時

奏曰

誕日前後日臺廳傳啓有所如何

俄者閣外取考大典已有商確而猶未決定矣 上曰曾聞喉院一人於誕辰問曰今已過午入公事乎此則在體例固不然續典纂輯時聞而忘却今聞前

後一日皆不坐云此則過矣噫暮年其欲自強不拘  
例而其日開講况前後乎亦非原典所載者此後循  
例舉行事分付

冬公

領相

率諸宰上賓啓請進爵曰臣等以舉國同

然之情國初已行之禮合辭而陳援例而請而忱薄  
辭拙宸心莫回臣等相顧抑鬱退益耿耿洪惟我  
殿下大德崑蕩同符 聖祖 寶筭靈長 聖祖之  
所賜也第祿茂膺 聖祖之所佑也此不惟今日臣  
民之慶卽 宗社億萬無疆之福爲 殿下臣子者  
凡可以飾喜之道宜無所不用其極而 聖志過於

撝謙羣情無以孚格一年二年迨至于茲臣等之罪  
可勝言哉歲異他歲元春稱觴之請實是臣分之不  
可已而懼切瀆擾不免旣發旋止此臣等之罪也月  
異他月 誕辰呼嵩之節實是邦禮之所當然而意  
在將順以致先期而移行此亦臣等之罪也况此乙  
酉之年寔吾東難逢之會當實錄未考之前其所泛  
過猶可諉以愚迷罔覺及實錄旣考之後則尤不可  
一日少遲而連值事會尙爾仍循至此而臣等之罪  
尤無所逃矣臣等之事 殿下如父 殿下之視臣  
等如子子雖癡不能盡事親之道父何忍恣視其子

之不盡職而不思所以詔牖而成就也哉然此則不  
過就臣等情禮道理而言耳以 殿下繼述之道言  
之我 聖祖之所已行於乙酉者舉皆率而行之獨  
於此一事若是靳許者何也夫讌禮所以賁 國家  
之盛通上下之情也苟有涉於豫大之舉則以 聖  
祖持謙之德何以受焉或有違於追慕之誠則以  
聖祖達孝之思亦何以行焉於戲 聖祖艱難創業  
而得壽於前 殿下艱難守成而得壽於後南極之  
靈曜西樓之寶牒照耀輝映於四百年之間前後日  
月何歲非慶而乙酉尤有別焉前乙酉之獻壽乃所

以啓佑我 殿下也今乙酉之獻壽乃所以揄揚我  
聖祖也臣等於此雖欲不請其可得乎 殿下於此  
雖欲不受其可得乎 世孫邸下不待諸臣之陳籲  
先爲疏請首尾辭意惻怛懇摯出天之孝愛日之誠  
藹然油然自有不能已者登筵諸臣爭覩聳聽感歎  
而不自定情以 殿下至仁至慈之心豈忍不爲之  
嘉悅而曲從乎上焉而遵 先之盛禮不可不行下  
焉而由中之 睿孝不可不體若臣等懇迫之辭祈  
祝之悃有不能覩縷煩瀆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亟  
降 俞音以紹 聖祖之休光以伸 世孫之至情

以副八域臣民顒俟之望 上不許公又啓曰臣等  
今日之請非但諸臣同情之辭卽一國羣生普祝之  
願惟我 聖祖誕膺第祿於前而 殿下式克承受  
於後盛德鴻業之匹美配休者固不可勝書而惟此  
前後乙酉之相符實是終古有國之所難遇者顧今  
諸臣皆是昔日左右我 聖祖者之後昆遺裔追思  
乃祖對揚 聖祖之志欲以 聖祖已行之禮奉我  
殿下者卽所以揚啓後之遺烈光遵 先之 聖孝  
也區區衷懇庶蒙 俯諒而俄於筵席伏承 批諭  
辭教懇懇 宸聽邈然抑塞之極只恨忱誠之淺薄

也 聖上之所靳許者一則追慕也二則追慕也臣  
等雖不肖無狀夫豈無欽仰感歎之心而此有大不  
然者我 聖上不匱之孝通于神明無事而不追慕  
無時而不追慕推此以往則凡所揚慶飾喜之舉雖  
係萬萬不可已者其將一切廢之而後可耶究之事  
例叅以情禮臣等死罪以爲決無是理也且 殿下  
之執以爲教者誠知過中而在他時則猶或可以此  
而拒之至於乙酉獻壽之禮卽繼述之道也繼述之  
道尤豈非追慕之大者乎然則臣等懇摯之請不專  
在於一時稱觴之節而已倘 殿下深念乎此則其

所俯許必不待臣等之畢辭矣羣情悶鬱復此瀆擾  
伏願亟回 淵衷快賜 俞音焉 上不許 命公  
榻前承 批公奏曰臣等所願實是追法 祖宗則  
殿下豈可不許乎 上曰予之苦心亦可質於鬼神  
矣 命讀奏 世孫上疏又 命讀奏賓廳啓辭公  
曰臣等之啓則不敢望 允而至於 世孫之章則  
誠孝藹然 殿下豈可不俞乎 上曰今時異於  
聖祖之時矣公曰乙酉六回寔是盛世也繼 聖祖  
之事亦爲 殿下之達孝也 上曰卿等動於實錄  
世孫又復衝動而世孫之文則好矣公退又連上三

啓如前懇 上召公 教曰君臣俱苦矣公奏曰臣  
等迄未蒙 俞音只恨忱誠之淺薄矣 上曰昔年  
慈聖每有戒予之 教今此仁愛之耳提面命安知  
不由乎 陟降也公曰臣等豈不知 殿下追慕  
聖意而倘於漢京復都之辰受 聖祖所受之酌則  
其有光於史冊爲如何哉 上曰予志固矣此與  
聖祖之時有異事雖同而舉則異矣予欲伸世孫之  
心許之而豐豫之事何可論於此時乎公曰臣等之  
願只在於 聖祖已行之禮矣 上曰此則卿之苦  
心矣明日公率百官庭請啓曰臣等竊伏惟念情之

所同下不可以避其瀆擾之懼理之當然上或可以  
回其固守之志此今日盈庭之籲所以發而冀 俞  
音之一降者也顧今臣等之所請考之於禮必可舉  
參之於時必可行揆之於義必可從臣等請冒死而  
歷陳之夫獻壽之禮有國所重故肆筵設席或歌或  
罍行葦之章所以介維祺也籩豆靜嘉攝以威儀既  
醉之詩所以慶萬年也獻有其數樂有其節垂諸簡  
編要之可行若使當眉壽之慶闕稱觴之儀則閭巷  
匹庶之事其親猶以爲恥况一國臣子之奉八耄  
君父也乎今我 殿下以蒐蕩之德履 君師之位

福膺川至壽躋華嵩 文孫之欲獻壽於 殿下如  
此其切羣工之欲獻壽於 殿下如此其懇而問其  
儀則 列朝之所屢行也問其例則國典之所該載  
也故曰考之禮而必可舉也昔周盛時設爲讌飲蓋  
欲使後王於其樽俎周旋之間追文武之行是禮而  
思有以匹其美焉管籥鏗鏘之際念文武之奏是樂  
而思有以媿其盛焉禮樂之有關於繼述也如此惟  
我 殿下大德克享 寶筭彌高以羣下愛日之誠  
其飾慶之節豈容虛徐而况今遷都之舊甲重回稱  
觴之盛蹟既著則以 殿下繼述之志必不待羣下

強聒之請膳夫戒羞司樂宿懸行 聖祖所行之禮  
奏 聖祖所奏之音揚休美於肇創聳瞻聆於匝域  
者不但已也豈容徒守過中之固志蹉過難逢之嘉  
會乎故曰叅之於時而必可行也聖人之德莫美於  
集衆帝王之量莫先於捨己顧今 文孫五章力請  
而 殿下不許卿宰三日賓啓而 殿下不許今又  
百僚咸造相率齊籲期於得請而後已設令事有至  
難從者以 殿下體羣下之德尙可以俯循而曲從  
况茲所請前有詩禮之可述後有典憲之可徵可以  
揄揚 先烈可以和洽羣工而 天聽愈邈 俞音

尙靳臣等之抑鬱悶迫當如何哉臣等雖甚愚迷亦  
知 聖孝無窮隨處感慕有此牢拒然臣等死罪  
殿下獨不思頃年勉循之時乎伊時勉循亶由 慈  
意之仰體以 殿下儻然如在之慕其所以屈意而  
仰體者寧有今昔之或異乎臣等不敢蔓辭以戚我  
聖心惟 聖上不可不從之義則斷斷如此故曰揆  
之於義而必可從也臣等敢將舉國所同之情冒陳  
誠禮當然之理伏願 聖明勉回謙衷亟降 明命  
以副大小臣民區區之望焉 上又不許公登筵奏  
曰臣等尙未蒙 俞音此莫非臣等忱誠淺薄之罪

而此實舉國同情之懇况上所以追烈祖之光下所以成文孫之美者豈在於斯殿下何可一向靳俞乎上曰子悶世孫之廢食用心試謂世孫曰今番則斷不可行來秋慶禮進定則何如世孫不答仍曰又陳章云故子又謂曰或爲之不可張大雖不舉樂亦好乎世孫曰好矣以此推之非爲觀光可知子拊其背而貴其心矣卿等猶有不知者世孫之廢食用心者非有他慮也只量予之氣力矣今日祖依孫孫依祖予豈不欲體世孫之情而但昔年每有大事必稟慈聖而今於何處仰稟乎仍嗚咽不成

玉音又教曰他事則無難而世孫屢時廢食冲年過用心慮倘損性情則其奈宗社何此予所以罷勉思量者而既無一事繼述徒修故事已愧初心而今年穡事又違所料豈可張太平名曰景賢堂受爵以今十一日舉行而不舉樂但依宣醞例爲之何如公曰臣等屢陳至懇幸賴世孫純誠今承俞音誠爲大幸儀節當稟定而今逢曠世盛事豈可草草爲之也且不舉樂不插花何以成儀文耶上顧謂世孫曰汝以予受爲樂乎不舉樂能無缺乎世孫曰蒙許猶幸樂則小節矣公曰臣等至願已畢何敢



更爭節目間事而無樂何以成儀文乎 上曰既追國初盛事宜取玄酒大羹之義樂如不可廢則當用雅樂矣公曰始用雅樂亂用俗樂似好而簪花亦不可廢矣 上曰可公曰 內殿進宴亦不可廢矣 上曰予與內殿同受世孫之爵是亦行禮矣進獻床勿用大卓以饌床而無過五器諸臣亦無過五器可也公曰 聖意每慮張大臣等何敢爲豐豫之計乎進獻味數以二十器裁定諸臣以十器爲之似好矣 上曰予則無過十器諸臣無過五器 上曰叅宴人定數時玉堂入叅乎公曰玉堂臺諫當入矣

丙戌夏

上候平復後公

領相時

奏曰洋洋在天之靈

在今日其慰當如何上告下布卽不可已之事依例舉行爲宜矣 上曰心所不安而卿等有言故雖此處行禮而不可不告故歷臨勤政舊基而歸矣公曰聖教如此臣等豈不知之乎運動行步康勝之後則不可無上告之事矣 上曰勤政舊基行還然後可爲不能行則亦不可爲之矣公曰 璿源殿行禮已爲之又臨 列聖舊殿之基此何異於告 太廟乎 上命書告 廟頒教傳教公奏曰進宴旣承 允許 臣民慶幸曷有其極 上曰只以數器略略設辦不

可張大也公曰 聖教雖如此在臣等愛日之誠自不能已只當依舊例爲之識喜之道惟此事而已矣上曰此非予本意也至於選上無乃太過乎公曰選上前定之數恐無以成樣矣

秋公領相上劄請 誕辰陳賀曰 誕日庭賀自是

應行之典禮也羣下祝岡之忱何歲不切 聖上執謙之衷每年愈固挽近以來雖有一二番得請若其行禮日子自不免進退臣非不知國體之不然 聖意之有在猶以是月之舉是賀自謂誠禮之稍伸而至於今年則禮曹草記雖未及批下以前後 傳教

及 筵教推之 宸衷之不欲輕許可以仰認臣誠悶鬱繼之訝惑也從前以此事仰陳者以禮以情其說千萬今不必更爲覩縷以瀆 崇聽而抑未知殿下亦果俯察乎羣情之不可遏於今年有倍於常年邦禮之必可行於今日尤異於前日者乎 皇天篤棊 祖宗默佑 寶籌彌高 聖候快復展拜于殿廟修禮于 陵園以至 臨殿受觴克追 先烈此誠前古史牒之所未有八域含生之所共忭而誕彌之辰適在此際大庭呼嵩雖非五禮儀所載猶可創而行之况 列聖所已行者乎 千秋聖節在

常時尚不可泛過况當此無前之稀慶乎事君如父  
移孝爲忠卽臣子常分今日滿庭諸臣愛日之忱又  
當一年一度之日欲行當行之禮者所以修臣職也  
所以遵邦典也亦所以飾深喜而揚盛休也殿  
下於此亦不可謂以前後所不許而一向靳俞也  
明矣僚相與禮官似當登筵陳請而臣則情理懇迫  
獨阻文陛敢將短劄略貢愚見伏乞聖明深思  
而勉循以副舉國之顙望焉答曰卿懇予豈不諒  
而月臺旣諭冲子今日又諭大臣與禮官諸臣四十  
年固心今若弛焉豈徒負心亦何忍負慈聖皇

兄雖追述故事強受今番之事奚特太康之戒采切  
追慕予有所執決不爲負心之人心猶不負况所重  
何

戊子冬公

領相時

奏曰今番陳賀多有稟定者千載之

後寧有如臣等所逢時乎所望者惟慈覆之天所  
懇者卽舉國之情也舊闕福酒耆社松茶亦已爲宴  
無樂之賀亦謂成禮區區下情豈不抑苑乎上曰  
往牒果稀有矣然何必賀而宴也公曰前例亦有春  
宴秋行之請其時自上勉從矣上曰今春則尤  
非可論矣大臣葬前何可設宴使予招杜舉之譏乎

公曰春有三朔豈無可行之時乎 上曰卿等謂之好時而予則無好意矣公曰庚寅前例可據矣既已陳賀則頭辭致詞宜有之矣 上曰何以爲之乎公曰以泰運政屆於三元 聖籌益近於八旬往牒所罕 宗社莫大之慶爲之則好矣

講說第十二

附診筵

御製引

我朝日三御講筵謂之法講前一日承政院揭示粉板曰來日某時講朝講則領經筵事一員知經筵事同知經筵事中一員特進官二員承旨一員玉堂上

下番兩司各一員進叅畫講如朝講而領經筵事不與焉特進官一員輪對宗臣武臣各一員兩司城上所詣臺者微稟同入夕講如畫講又有召對焉夜對焉特進官之設始於 成廟朝只叅朝講 中廟朝命並入三講武臣宗臣之入於畫講始自 肅廟朝閣臣之叅於召對夜對予所著式者也法講體貌之嚴重較過於朝叅常叅班儀之截然而雖大臣之隨入者若非領事之叅講席者必後於史官資憲之兼副學而雖班在西壁者講時必南行焉似此定制皆經公稟裁胄筵講式略倣經筵儀而經筵之領事領

左右相也。胄筵之師傅領左相也。時任大臣必兼講說之任者，卽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然於故事經筵則玉堂先讀，胄筵則春坊先讀。昔在先朝以公尹唔有金石聲，或命領事讀之。在宮筵會講亦或如之。公於讀畢條陳文義，娓娓罄陳所欲陳之語，與其筵者莫不歎服。安窩公亦有家庭之濡染而誠心勸課於予。予所資益之者甚多。雖以諭善朴聖源贊讀尹勉憲之自任於講官者亦皆推讓。今編公奏藁不禁今昔之感。且胄筵講規每一卷畢將已講之卷抽柱誦一章於御前，一帙畢將全帙抽柱講如每卷。

例此所謂殿講也。予在春邸小學及四書二經於乙酉冬以前皆經殿講。公與安窩公多與是講。先朝嘗笑諭公曰：幾番殿講不錯一句讀，此豈予與卿訓導之力乎？又敢以所記之語敬錄如右。又公在首相管憲局也，出米粟重修紫陽綱目印板之在完營者，此爲胄筵所進而幾百年間罕有之舉也。與近日重修甲寅本鑄字一般，意致嘗按掌攷。獻陵朝置集賢殿，命侍讀金科常侍中以備顧問。又命置鑄字所，範銅爲字以印書籍。李稷朴錫命主其事，及我英陵朝更鑄銅字，是謂甲寅活字。小子於甲寅重印。

三經四書大全又印春秋左氏傳復設鑄字所於昌慶宮之考文館命內閣主管卽亦繼述之一端而內閣所藏活字皆本於英陵朝甲寅字而亦未必不權輿於綱目之重修豈非公之力歟予於讀書之工三餘一帙歲以爲常而近年以來有手選諸書選必印頒與人共之且以導率之意躬先誦習乙卯讀朱書百選丙辰讀五經百篇丁巳讀史記英選戊午讀八子百選往在幼少時讀一帙慈宮輒設小饌卽俗稱冊施時者也今冬之課在春秋左氏傳旣完讀告于慈宮慈宮喜甚略備酒餅以識之遂召監

印懸讀諸人醉恩飽德猗歟我慈宮寶齡恰過羲卦周復之數予小子亦近蘧伯玉知非之年而萊衣承歡宛若幼少時豈不盛哉爲賦一律要登筵之臣曾經春桂坊僚屬賡和以寓朱夫子壽母詩中年似今日之祝記昔先朝春秋七十三歲丙戌講小學題辭小子陪講而山呼獻壽與公一席周旋顧今三十四年之間喬山之日月寢遐鼎湖之弓劍莫攀而公之儀形又莫得以見之予小子於此安得不怵然興愴篇末附以診筵以示公嘗藥之勞而診筵事例與經筵等亦以類會之也

自乙亥至丙戌凡二十一條

乙亥冬 上讀詩關雎章訖公知經奏曰臣於頃日

亦以所其無逸四字仰達而今日所勉者亦不出乎此文王之德何莫非可法可師而純亦不已實為進德之本 聖學雖造於高明而若能體純亦之誠勉自強之工則真所謂百尺竿頭進一步者矣建極治民皆可由是做去而亦可謂身教之道其所收效豈少哉 上曰趙明履每以關雎章為宮人所作而予意則未必然矣公曰此則果是宮人述文王之意而作者也未得之轉輾反側既得之琴瑟友之者皆指

文王也

辛巳春 徽寧殿舉動時 上曰世孫待予回駕而

乘轎云者無乃卿等贊助乎公左參奏曰不然矣

上曰世孫之隨駕外人似未及知矣觀光之人何其

少也公曰必於 世孫回還時多有觀光之人矣

上至崇賢殿下輦 命世孫入侍 上謂世孫曰觀

光之人期望於汝者何如也 世孫對曰欲使臣為

善矣 上曰何如可以為善乎對曰讀古人之書行

古人之事則可以為善矣 上曰汝既讀小大學及

論語其所為善者易乎難乎對曰易矣 上曰其易

字之言何如公曰以易為對好矣若以難為對則人事參入於其間矣 上笑曰世孫之至於如此皆朴聖源善導之功也

夏 上曰中庸進講前後累次而看看有味矣公右相

時奏曰 殿下一身 皇天 祖宗默佑而大德必

得其壽然加勉於保嗇節宣亦學問之功也 上曰自強之一端也

夏 上讀大學經一章訖侍讀官李瀾讀傳之首章

及二章 上又讀二章公右相奏曰三書所引皆有

次第克明德者只釋明字也顧諟天之明命者釋明

德字也克明峻德者只是明明德矣 上曰今於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文予益興感矣予於望七之年

以國事言之則無一繼述瞻望中州河水莫清以學

問言之則有愧於其命維新矣公曰 聖德自謙臣

實欽歎而自今益勉於克明峻德之工則磐泰之安

自可期矣以中州事言之以我國之勢雖不能與之

抗衡克明在我之明德則孟子所謂必來取法者當

在此矣

秋 上講大學公右相奏曰九章之首以孝悌慈三

字加之而非孝不悌非悌不慈兼此三者然後可以



教於家教於國第二章曰如保赤子識其端而後可  
以為悌為孝蓋赤子之愛人皆易知故以慈字為端  
識其端字之意則孝悌可立而王者之仁政不外乎  
是矣 上曰然矣

秋 上講大學自長國家止近而忽之 上曰中庸  
以無聲無臭終之此書以此終之矣公右相奏曰聚  
斂之臣必有所以然或以征伐或以土木王安石以  
伐河隍而青苗之法出矣 上曰漢武好用兵則衛  
青之徒出焉好儒術則仲舒之徒出焉務農則田千  
秋出焉惟在人君好惡而已公曰親賢樂利者文武

之惠澤及於萬方也今日之治莫非 先朝親賢樂  
利之化也 上曰皆是昔年遺澤也公曰伏望於此  
四字勉勉焉

秋 上讀中庸御製序公右相奏曰中庸不偏不倚  
之說是一篇最緊要體驗處也此書大體乃天命道  
統也不能擇善則不能固執所謂彌近理大亂真云  
者不獨為異端而發也其於治國之道亦甚切實以  
至公至正之道臨之則自至於擇善固執矣

秋 上讀中庸序 教曰世孫侍坐姑捨文義先問  
世孫矣常者何謂也 世孫對曰應當之謂也 上

曰過食過眠亦常乎 世孫對曰雖在眠食過則非常也當眠而眠當食而食是乃常也 上曰善對矣食可限也眠亦可限乎飢渴之時何以節昏倒之時何以限乎 世孫對曰雖眠食心常念念之則自不過矣 上曰善對善對矣生於天地之間誰能率性乎 世孫對曰人皆有性皆可率也 上曰何以爲教 世孫對曰修之則乃爲教也 上曰天之所命何以知之乎 世孫對曰人之初生稟得有常故曰命也 上曰汝能率之乎 世孫對曰爲善則率矣 上曰汝能教乎 世孫對曰能善則可以教矣 上

曰汝其難乎易乎 世孫對曰能之則易矣 上曰汝之爲世孫爲承其世也予所不爲汝須行之 世孫對曰當承 聖教矣 上曰善對文義矣今能善導則好矣侍讀官嚴璘曰中庸之道在於慎獨伏望常以不欺心勉之焉 上曰儒臣所陳世孫其知之乎 世孫對曰行其事而不使人知之者乃欺也不如是則不欺也 上曰善對善對矣汝之所處之堂號謂何 世孫對曰謹獨閣也 上曰謹字亦慎字之意汝須收拾放心焉爲不善而不告於人則是欺也莫顯乎隱莫見乎微至隱而何顯至微而何見

世孫對曰如見其肺腑云者近也 上曰善對矣且

善引矣公左相奏曰老師宿儒之難言也 上曰如

見云者何以謂見乎衣裏皮裏有何見也 世孫對

曰有自然知之道矣 上曰亦好矣中庸甚難故

汝姑不讀汝須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則自為中道

矣 世孫對曰知之矣 上曰精一執中即我朝家

法汝須體行也公曰若遵不偏不倚則千萬年可傳

世孫服膺此八字則餘何言哉

冬 上讀中庸第十四章訖公左相奏曰十六章云

誠之不可揜如此誠之一字即聖學之本此書之樞

紐也以天道言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誠也以聖

人之道言之純亦不已亦誠也伏願 殿下益加自

強於誠字上工夫則與天合德矣 上曰予於誠字

工夫深切愧焉

壬午春 上講中庸第二十七章 上曰純亦於穆

同一天也文王祈天永命而九十七歲孔子猶未及

百歲矣公領相奏曰文王之壽雖未滿百歲而道與

天地準矣自古前聖為之後聖則之臣等之所望於

殿下者以堯舜之道自強焉

春公領相奏曰今日 殿下與 世孫會講此是無

前盛舉矣 上曰今日此舉亦自強之意矣 上曰  
予則講大學世孫當講小學而此異畫講但以文義  
上下酬問可矣既云明明德新民又何云止於至善  
也 世孫曰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然後爲可  
矣 上曰善對矣今則予無可教之處反學於世孫  
矣 上曰聰明則人或有之至於盡其性則卽聖人  
也而能盡其性然後爲億兆之君師云然則漢唐以  
後爲人君皆聖人耶 世孫曰漢唐以後雖非聖人  
有天命故爲人君矣 上曰既不能盡其性則天何  
命之爲君耶 世孫曰雖未盡性而能盡性者無之

君位不可曠故天亦無奈而命之矣 上曰善矣善  
矣能答難答處實合予之所望奇矣奇矣 上曰三  
代以前雖無書籍而有聖人三代以後雖多書籍而  
無聖人何也世孫姑止之卿等宜奏公曰三代以前  
雖無方冊聖賢相承皆精一執中故也三代以後則  
人心勝道心微故矣 上命 世孫讀小學 世孫  
讀一篇 上曰聲甚好矣公曰 殿下 親臨侍從  
多入侍而 世孫應答無難如響實是 宗社無疆  
之福臣民莫大之慶矣

夏公左相奏曰 世孫方在冲年雖當哀痛之中無

開講之事則恐無以攝心自  
上深加留意是臣之  
望矣 上曰然矣

癸未春公

左相

奏曰論語一部真是帝王家要訣伏

望以論語進講如何 上曰非特論語雖小學得力則豈不有效而至於論語卷帙甚多難於披閱矣公曰自強之道不可以披閱之難爲解且論語大文不多矣 上曰論語大文內入可也

夏 上曰東宮近講孟子何卷何章乎春坊官李在協曰今日講易牙章矣 上謂 東宮曰桓公之所嗜易牙何以知之乎對曰求合上意故然矣 上曰

桓公是乎對曰不是矣 上曰何謂不是對曰欲心

矣 上曰何欲也對曰飲食之欲也 上曰王道乎

伯道乎對曰伯矣 上曰何以則行仁義乎對曰除

却假借二字則好矣 上曰最是矣公

左相

奏曰心

中常有透得故倉卒仰對之語如此矣

秋 上曰今日講章甚大始頗難之畢竟讀下無礙

予亦自怪也予非誇矜之言也此等處不無藥力矣

公

領相

奏曰人君自滿自暇則志氣易衰自強不息

則志氣不衰 殿下則得力於自強矣 上曰自強

不息乃極工夫未可易言也

秋、上讀孟子自孟子見梁惠王至天下之民至矣  
公領相奏曰七篇大旨不過遏欲存理 聖學高明  
豈有遏欲之可言而政令施措之際務合於天理好  
矣 上曰予於人欲分數不可謂多予則以為日用  
事為之間一毫未盡於天理者便是人欲也 上曰  
明良相得自古以來未有如 先王之於先正也其  
際遇之盛可使千載想像興感也公曰 孝廟亦遭  
艱險之時故功德卓越百王矣 殿下亦嘗屢經艱  
險深覷弊源所以成四十年建極之治也伏望益加  
聖意焉 上曰所陳好矣

秋 上講孟子公領相奏曰孟子一部孰非可法而  
在今之世實有矛盾者今者薄斂非不好矣若以即  
事論之水原之結五千今為四千結水民則可謂有  
實惠而其用度則依舊故振威平澤之民受其弊向  
來素沙之陳當其查實陳棄處則未及蒙惠而上等  
處反有虛實相蒙之弊今以為鄉民之意凡干貢價  
若欲蕩減則貢人輩不知 上意之出於儉德以貢  
價減奪出怨言豈不咄哉 上曰所陳是矣  
甲申春公領相奏曰滕雖興不可期王故曰為王者  
師至於齊梁則必曰可以王矣我國褊小何可望齊

印書堂藏書 卷四 典禮類 講說 聖

梁乎然三代後禮義之邦也一片小苑 皇壇巍然  
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且今年異於他年此正舊邦  
維新之機也 上曰每誦日暮途遠之 教此心愴  
然予雖不能踵武於 先朝而惟期繼述於此矣  
冬公領相奏曰 世孫宮召對以史略進講矣今畢  
五卷而六卷以下艱澀宮官皆以為今姑停止以他  
冊代講為宜云臣意亦如此矣 上曰以何冊代講  
則為好耶公曰綱目似好矣 上曰綱目筆削甚嚴  
以此書為之而勿為新印以玉堂所在冊備用可也  
冬 上讀詩傳蒹葭章至權輿章又讀衡門章 上

曰以權輿衡門兩章見之知而不用與不知而不用  
同可謂有始而無終矣公領相奏曰果如 聖教非  
但用賢之道國事亦然矣 上曰樂飢然後百事可  
做樂飢則可以守分矣以衡門章觀今世道則實為  
慨然矣公曰獎廉節則自然有效矣  
乙酉春 上講書傳泰誓中篇 上曰大勳未集云  
者有未及之意事涉如何矣公領相奏曰文王之時  
紂之穢德猶未彰聞至於武王之時罪惡暴著無餘  
故也 上曰此莫非從天命順人心而然矣公曰聖  
人之語無不合理武王若不逮則不可謂聖矣湯武

皆一體從天順人而爲之矣 上曰天命人心歸于一身則不得不自當之而受命文考云則予以爲非武王所爲也右相金相福曰受命之命字則天命之命字矣公曰受命文考之云則實如 聖教而右相所奏亦然矣 上曰然矣

丙戌夏 上講小學題辭公曰 殿下以周王之治兼殷宗之學望八 靜攝之中適修曠古盛典大德必壽於此益驗矣且 殿下四十年典學皆自此書造端誠所謂昔非不足今豈有餘者也臣亦只將敬身餘意爲 殿下少愈戒矣 上命 世孫講一大

文 世孫講幸茲秉彝極天罔墜大文 上下詢曰嗟嗟小子何義也 世孫對曰以小學故曰小子矣上笑而 教曰子亦以小子自處矣講畢 世孫請獻賀公曰 世孫所奏出於至誠實爲 宗社無疆之休而臣等亦當獻賀矣 世孫先呼千歲諸臣亦皆山呼

附 診筵

自癸酉至丙戌凡十條

癸酉冬藥院都提舉李天輔奏曰昨日侵夜還宮聖體何如 上曰肩甲痰凝結今日又如此悶矣公



內局提舉時 奏曰閭閻之人或有如此之病而厚衣而溫之則差矣自內局貂皮楮子製入似好矣 上曰必自尚方操縱市人民弊決不可不念矣公曰市民亦殿下之民豈以此等事為悶乎臣當躬自看檢俾無民弊矣 上曰然則製入可也

丁丑夏公總使 奏曰臣自鄉上來日前登筵猶不知天顏之若是瘦瘠矣今日仰瞻 玉色實有非昔之慮且 聖上長處嚴廬哀毀過節當此無前暑熱躬叅七時之哭泣常 御衰經雖閭閻匹庶遭此大故先保其性命然後送死無憾故猶有所自愛 殿

下若念平日至重之托前頭當行之禮則何如是耶伏乞強抑保護焉

辛巳春公內局都提時 奏曰 聖體調攝若何 上曰朝

無一大臣三百年所無而今則可謂有國矣今予雖在靜攝之中戴笠起坐者欲使元良知不重則不威之義也卿之問候時予之不答而先為此下教亦有意矣昨日見卿時腹部之氣漸盛矣今則差勝矣公曰臣奉承 下教冒昧趨承而問候為急故不敢言私矣如臣之蒙被恩眷史牒所罕而節次推遷遽承萬萬不敢當之 命 殿下春秋已高而方當藥院

之移直此時無都提有關國體人臣事君廉隅分義  
有時輕重不敢不卽爲承膺故短書承批之後雖無  
別諭之 命冒沒入來而惶愧無地矣 上曰卿之  
先爲問候者是矣卿雖不言予豈不知耶以予負卿  
之意已言於傳諭此豈可謂恩乎公曰今此 下教  
莫非 恩命而終是與頃年許解冢宰之 聖意似  
有異矣 上曰卿之卽出予亦知卿之有意矣雖以  
前領相金尙之代拜卿而昨日氣升後思之予不察  
諭而一刻爲急故有是命矣卿之以冢宰時事仰陳  
者是矣而傳諭中卿何辭焉者亦有意矣自在卿列

已知卿竭忠之誠今日可以伸卿之心矣今此戴笠  
而坐者非爲文具亦非爲卿乃爲國也政府備局寥  
寥久矣昨日下午教後始有朝鮮今日閣外又有喚起  
之聲此亦足以扶國矣予實負卿之教予雖不諭卿  
豈不知耶但卿於卿列已多用心况大官乎卿年雖  
少聰明有限是可悶也卿須思報今日拜相之意是  
予之望也公曰 靜攝中酬酢一時爲悶平復後臣  
當更陳而 殿下爲國苦心臣豈不知臣之微衷  
殿下亦豈不俯燭耶

夏公

內局都

奏曰

聖上在平時自奉太薄故致有

寒痰從今以往益加保嗇之道焉 上曰爲 宗國  
世臣軍民已於丁丑有奏於 孝昭殿矣 上曰近  
日臥內召儒臣講唐鑑德宗紀德宗狠愎而能用陸  
贄以致恢復此亦理外矣過去事雖已知之未來事  
何以知之只付彼蒼矣公曰德宗之能致恢復實賴  
貞觀餘烈矣我朝 列聖不止殷之六七而 聖上  
四紀之治尤如何耶此則執左契而可以責效於天  
矣及此晚暮之政益軫十漸之戒深有望焉 上曰  
前則直宿五六日如五六年矣今番則不待羣下之  
請下直宿之命已過幾日而尙未撤直者非但予之

自知甚明不能自信而然國無大臣惟卿一人而已  
卿以藥院容易出仕而撤直後則必將使予多費心  
力故爲國事深慮而姑爲直宿君與相欲爲羈縻矣  
頃者冢宰之說卿已示意於予而冢宰則猶有可爲  
之人大臣則異於冢宰矣予旣拜卿若從卿之辭讓  
則是所謂何所聞而去來者卿之坐地異於他人不  
言之中卿可默會卿若自有其身有所顧瞻則非予  
負卿卿實負予矣公曰臣何敢自顧其身乎 上曰  
昔年入診罷後諸醫互爭補瀉有若朝廷之朋黨矣  
公曰朝廷偏論有妨國脉而不自覺焉諸醫議藥關

係甚重而欲立已見俱涉非矣

冬公

內局都提時

奏曰畿伯金時默抵其父訓將書以為

處子方患痘而症極平順云臣等聞來不勝慶幸之至 上曰然乎公曰三揀擇自當遲退矣 上曰似

然矣公曰金時默雖在未交龜之前許令入城診護為宜矣 上曰可

冬 上曰世孫痘症全然不知今聞過三日云卿亦不知乎公

內局都提時

奏曰臣亦不知矣俄與醫官入診

則症候極安順實 國家之福也 上曰醫官詳奏鄭允明日症候極為平順將勿藥自效矣 上曰顆

粒多寡何如允明日顆粒稀疎而箇箇堅實矣公曰

酬酢如常神氣清明食飲亦善進矣 上曰有脹意

乎公曰姑無脹候而明日乃起脹初日也 上曰勸

脹乎允明日症候極順湯劑姑為停止觀勢進服好

矣 上曰三揀前又有此事事甚巧矣公曰此亦天

而 國家無疆之福也越數日 上曰痘症大體今

則何如公曰起脹後諸症一向平順而面部顆粒所

見甚好矣 上曰頃聞顆粒之多少至於三十餘雙

云然則三十餘雙即六十餘箇矣豈云所見之好哉

翌日 上曰痘症何如公曰面部已過蒼蠟色而鼻

復漢書卷之五十四 卷四  
上數三顆已有作痂之漸矣 上曰予若目見則可以安心而不得見之用慮多矣公曰今朝診視則面部脹意比昨太減而大體諸症極爲平順故化毒湯亦一不進服矣 上曰無癢癢症乎公曰無矣而大小便皆順矣 上曰冷劑何以爲之公曰收靨終日之際欲爲觀勢用之矣 上曰此時最宜謹慎嘉禮當前而皆得順經誠是喜幸矣公曰此實天賜也 殿下身親當之故視以例有之事而實是古今稀有之慶也後數日 上曰十餘日用心之餘今日來見予常不言喜字今日初言之矣語曰樂不可極無乃

極乎公曰當此慶忭之日又有戒懼之 教誠不勝欽仰矣 上曰顆粒不爲不多而症情則果極順矣 仍 命書傳教曰十餘日用心之餘今日幾準十五日將用冷劑故臨見果至順所傳非過嘉禮當前若是極順無乃祚宋而然乎今則無他直宿之事而方用冷劑亦不可不審差備待令之類快復間當爲待令而都提調副提調仍其處自明日輪直既見之後豈無志喜之道乎都提調領議政洪鳳漢鞍具馬一匹面給子弟中一人除職田十結奴婢三口賜給明日 上曰今則世孫諸節何如而落痂至於何境公

曰昨日面部落痂十餘箇今日則亦過此數而手部  
幾盡落痂矣 上曰以此觀之明日則似益勝矣公  
曰飲食善進寢睡安穩神氣漸勝矣 上曰三揀行  
於今月內乎公曰此月正好月矣越數日 上曰世  
孫日間何如公曰面部皆落痂鼻上二顆尚不落矣  
大體症候平順遄臻康復 聖心嘉悅當復如何  
上曰三揀擇何當爲之乎公曰今月內足當爲之矣  
上曰世孫及齋洞一時順經實不偶然矣公曰再揀  
後一時順經實關天意益勤 聖慮以受皇天無疆  
之景福焉 上曰卿言好矣

冬 上曰建功湯於予有效雖錄勳可也公

內局都提時

奏曰臣意則以爲此藥還勝於瓊玉膏矣 上曰八  
味元亦好藥矣予勝於秦皇漢武遠矣秦皇漢武則  
求不可得之藥而予則神藥在前不欲服焉不亦勝  
乎公曰建功八味兼進而不爲間斷則 玉體益康  
寧矣

乙酉春公

領相時

奏曰夜間不安之候若何

上曰小

勝矣公曰昨已陳白而今日誓戒之 靜攝中 親  
行實爲悶迫特 命攝行恐好矣 上曰旣差勝豈  
不爲乎公曰雖或 親臨姑觀晚後爲之似好矣

上曰晚若不差則不待卿言當下教矣公曰 靜攝中凡事必主於寬和則心體自然亦寬和漸至差勝其效不少矣 上曰自古帝王晚年凡事皆躁予雖無事之時忽然興感則實為難抑矣公曰此莫非聖上羹墻之慕雖以外間言之大耄之人必多感古之事矣

冬 上命公內局都提時入候 世孫公還奏曰神氣漸

勝時有腹痛往來矣 上曰與予甲申年症相似矣

公曰 皇天祖宗默佑陰隲萬無一慮矣

丙戌春 上曰行步不甚顛倒而有時不扶而行似

不大段矣公內局都提時奏曰雖扶杖而展拜有何所傷

以此展拜亦貴矣母為用慮則自然差復矣今則

世孫漸漸差復有時而召見宮官無妨矣 上曰予

雖臥矣若使世孫臥接宮官以是成習則將來當如

何姑止之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四



